



夜渡内河

—— 一个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文学之旅 ——

余英时文集

www.oubu.com

【作者】[地方国营扬州大华棉织厂厂史编写小组](#)编

【形态项】 97;19cm

【出版项】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ISBN号】 I247.8

【原书定价】 ¥ 0.28

【主题词】 [故事](#)(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 学科: 选集)[纺织厂](#) [工厂史](#)(地点: 扬州市)

【参考文献格式】 [地方国营扬州大华棉织厂厂史编写小组](#)编. 夜渡内运河 地方国营扬州大华棉织厂厂史故事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序 言

在揚州市南門外，在古运河的西岸，屹立着几幢美丽、宽敞、高大的厂房，耸立着插入云霄的水塔和烟囱。这就是具有二十年革命历史的工厂——地方国营揚州大华棉織厂。

我們厂里現有职工八百人。主要产品是印花彩条浴巾，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色澤堅牢度达到4——5級，符合出口要求。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暢銷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与贊揚。

我們厂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各兄弟厂一样，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在这大跃进的毛澤东时代，我們厂得到迅速的发展，机台增加两倍多，职工人数增加近两倍，产值、产量、利潤年年增长……怎不令人兴奋！

我們厂的前身是分散在苏北解放区各地的三十多个小型手工紡織厂。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厂职工，不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慷慨地用自己的汗水和鮮血为人民解放事业貢獻了一分力量。当时，住的是草房，吃的是杂粮，使用的工具是落后的木机和鉄木机，采用的原料是粗糙的土紗。但是，职工們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的布匹、毛巾、紗布和药水棉花等，供应了

苏北地区新四軍和革命机关、团体以及部分地区市場上的需要。还供应了山东等地部队的軍需，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經濟封鎖，把党的經濟战綫上的正确的战略方針变成生动的事实。所以說，我們厂的成长壮大是党的英明领导的結果，是党的方針政策的胜利，同时也是广大职工与敌人多年来艰苦斗争的胜利。

今年是文艺花朵处处盛开的年头，我們在中共揚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全厂职工回忆过去斗争的历史，成立了厂史編写小組，把我們厂的英雄人物、模范事迹写下来，作为我們向偉大的共产党献礼，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現在我們把已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先行整理出来，由于時間匆促，作品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我們热忱地希望原来在我們厂里工作的老同志能供給我們更多的材料，以便我們今后繼續整理編写出比較全面地反映我厂过去的斗争史。

这本书里所写的革命斗争故事，虽然只反映了我厂部分的斗争史实，但是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在过去的年代里，党、政府和部队怎样象母亲爱儿子一样地关怀着厂的成长，也可以知道，职工同志怎样象儿子爱父母一样地冒着生命危險来保卫工厂、保証棉布等軍用品的供給，为革命事业服务，使我們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这就是我們編写这本厂史故事集的目的。

这本书是我們全厂职工（包括原是我厂的职工，現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些老同志在內）合力写成的。具体編写工作由厂史編写小組孙怀远、何琼崖、滕家齐同志担任。

在出版过程中，我們得到市委宣傳部、市文联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指示和支持，在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地方国营揚州大華棉織厂厂史編写小組

一九五九年八月

目 次

| | |
|-------------------|-----|
| 序言 | III |
| 夜渡内运河 | 1 |
| 二十四轴独轮车 | 17 |
| 船上的斗争 | 31 |
| 惊涛骇浪 | 41 |
| 兄弟两条路 | 53 |
| 东沟取宝 | 65 |
| 倔强的姑娘 | 74 |

夜渡内运河

一九四四年，自求織造厂厂址在任家巷。职工一百多人。有三四十部机器，部分木机，部分鉄木机。織的是毛巾和布匹，全部供給新四軍用。行政上属当时三分区供給部领导。

工厂用的原料主要是土紗。敌人經濟封鎖十分严紧，不容易采购到洋紗，織布緯綫就用土紗。土紗是工厂附近地区的老百姓手紡的，工厂购来棉花跟老百姓換土紗。棉花，大都采购自产棉区甸場鎮。甸場在通榆公路北二百来里路，任家巷在通榆公路南三十来里路，去购运棉花，要通过通榆公路和公路旁边的内运河。通榆公路上两个大市鎮泰州和海安，都駐有日本鬼子。泰、海中間，姜堰、大白米、小白米、曲塘、清明港都駐有汪伪和平軍。白天敌人成群出来耀武揚威，黑夜便縮进碉堡里去，但仍派便衣特工沿路巡邏。要运点棉花，就得設法闖过公路和运河两道封鎖綫。

这年十月間，天时已冷，人們身上已穿上棉衣。厂里的土紗快用完了，急需拿棉花去換土紗。厂里派了采购員夏敬濤和青年工人顧維鈞到甸場去买三十担棉花。

这天中午，两人在甸場棉花行里吃了中飯，雇了一只船，把棉花装上船。船开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午前到了通榆

公路北二十里的地方，顧維鈞看看已靠近公路，便通知船老大靠岸停下来。

顧維鈞知道，負責看船，雇民伕，困難不少；但到公路上去偵察，過內運河去雇船，那更危險。他搶先對夏敬濤說：“敬濤同志，我上公路去看看，雇定船好接棉花過河去；你留在这里看船，雇民伕，好不好？”

“你別一直頭奔公路，先到情報站長謝一飛那里去聯系一下，這樣安全些。”

“我也這麼想過。”顧維鈞指指棉花包，又說：“小心了，我走啦。”夏敬濤也關心地說：“你路上小心。”

顧維鈞別了夏敬濤，大步快跑，跑了三里路，到了謝一飛家里。一問，謝一飛說：“顧維鈞同志，公路上情況時刻有變化，在这里很難料定。我叫情報員老章陪你到劉家花園去找偽保長，他家大門外就是公路，你到河南去雇船，來去就歇在他家好了。”謝一飛紅潤潤的臉上露出神秘的笑，還添說了一句：“他不敢捉弄我們的人。但這種人是什麼人，我不說你也明白，你還是小心第一。”

顧維鈞會意地點點頭。他知道公路附近是敵偽勢力範圍。敵人委派的一些偽保長，對老百姓作威作福，但很怕新四軍，新四軍情報站介紹人去，他們不敢不照應；鬼子、汪偽和平軍來，他們當然也招待。這種人就是這樣，一雙腳踏兩只船。

情報員老章是這一帶人，人熟地熟。他帶了顧維鈞直闖偽保長家，大步走進客堂。見了長得又肥又胖的偽保長，說：“劉保長，給你帶個稀客來了。他是我表弟，姓王，有事

要麻煩劉保長哩！”說着眼珠東溜西轉，想一眼看遍偽保長家的每個房間。

偽保長一見來的是新四軍情報員老章，後面又跟了個陌生的年輕人，知道是個新四軍，忙搬椅子叫坐，倒茶送香煙地殷勤招待，連聲忙着回答：“歡迎歡迎，你們來得正好，我一個人在這劉家花園怪冷清哩。”

老章聽話音，知道偽保長家沒有別的人，就對偽保長說：“劉保長，我表弟要到河南去看個親戚，你有空，就請你陪他到渡頭走一趟。”

“使得使得。先在舍下吃過中飯再去，好嗎？”

老章朝顧維鈞丟個眼色，說：“打擾保長了。”偽保長連說：“哪里哪里。”就進後屋吩咐家里人備飯。

顧維鈞見偽保長走了，就對老章說：“我們不能在這裡多耽擱！”老章笑咪咪地說：“不要緊。飯總要吃的，我們又不白吃他的。”

一会儿，偽保長出來了，把兩人迎進客堂隔壁的一個小房間里。房間中央的方桌上已擺上几碗熱氣騰騰的飯菜。偽保長說了几句客氣話，就出去了。老章把門关上，招呼顧維鈞坐下吃飯。

顧維鈞狼吞虎咽吃了一碗飯，把筷子一放，立起身來就往客堂奔。老章攔住他：“你再吃一碗！”顧維鈞焦急地輕輕說：“船還不知在哪里，我怎么吃得下！”

正這時，聽見外面一陣腳步聲，接着響起了一個粗喉嚨的聲音：“老劉！上面有個公文，我順便給你捎來了。”

“啊，吳排長，又辛苦你了。”

“辛苦倒談不上。老刘，你怎么不給我幫幫忙，我身上油水都干啦！”

“吳排長，直心人說直話，你吩咐，我照辦。”

“新四軍運貨常常經過這里，你這精靈鬼消息靈通，透露點給我，我上了手，上頭發下獎，還少得了你老兄？”

接着是偽保長嘻嘻哈哈的笑聲……

顧維鈞和老章聽到這里，會意地互相笑了一笑。他們知道，兩個敵人正在隔壁談生意經，一個是瞎子，妄想捉明眼人；一個是啞子，心里明白，嘴里可說不得。

粗喉嚨又響起來了：“老刘，家里有好小菜嗎？我肚子餓了。”接着便來敲顧維鈞他們的房門。顧維鈞和老章不禁緊張起來。忽聽偽保長說：“吳排長，你敲門搗壁做什么！我小花園里有個小房間，又清靜又雅致，陪你喝兩杯去。”

聽到腳步聲漸漸遠了，看不見了，顧維鈞說：“我過河去了！”老章說：“急什么！他就會回來的。”話剛落音，偽保長果然跑來了，先是堆起一臉微笑，后是皺眉蹙額：“真是沒得辦法，真是沒得辦法！”顧維鈞聽他這麼說，忍不住要笑，只因身上任務緊，就不去理會這些，說：“刘保長，我現在就要過河，你有空，陪我走兩步，好嗎？”偽保長連說：“行！行！”

兩人剛開步，老章臉對顧維鈞說：“你去去就來，我在这刘家花園候你。”顧維鈞知道老章講這話是在警告偽保長，不許他搗蛋，找顧維鈞的麻煩，于是隨口應了聲“唔”。偽保長這老狐狸心里明白，勉強地打着哈哈，陪顧維鈞走出大門。

偽保長送顧維鈞過了公路，等他上了渡船，對顧維鈞

說：“王先生，我家里还有事要張羅，对不起，不送你过河了。”不等顧維鈞回答，轉身就走。顧維鈞望着他匆匆跑去的背影，又好气又好笑。

顧維鈞到了南岸，找到了村长家，把今晚有三十担棉花过公路的消息告訴了村长，要求村长帮助雇只船，在一更天到公路旁接运棉花。村长皱着眉头說：“顧同志，雇船不容易啊，这一带紧靠敌人据点，哪个船老板肯在虎口里钻进钻出？平日就难見到一只半只船。”

“李村长，你想想办法吧，辛苦你的两条腿啦。”

“这还用同志吩咐，就是怕东奔西跑結果还是找不到船。”

顧維鈞認真地說：“李村长，前方等着軍用布，厂里等着这批棉花运回去。船，今晚无论如何要雇到！”

村长看顧維鈞态度很坚决，想了一会，說：“顧同志，既然这样，我一定照办。”

顧維鈞跟村长約定用野鴨叫声作为双方的連絡暗号，他輕而有力地叮囑道：“李村长，船一定要在更把天时靠在内运河北岸，記清了！”村长說：“一定一定，你放心好了。”顧維鈞这才迈开大步，离开了村长家。

过了摆渡口，越过公路，正走近伪保长家門口，听见后面响起重重的脚步声，顧維鈞回头一看，見在离他五六百步远的公路上，有三五个汪伪和平軍从曲塘鎮方向向这里走来。顧維鈞想：要是在渡河上岸时碰着这几个家伙，就有一番麻煩了。現在他却大大方方地走进伪保长家大門，真象个伪保长的熟朋友似的。

伪保长见顾维钧回来，打了几个哈哈以后，装出很热心的样子说：“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刚才还同老章说，要到摆渡口来接你呢。”顾维钧说：“没有什么别的事，谈几句就回来了。”伪保长随口又问：“贵亲好吗？”顾维钧一愣，很快想起老章先前说他过河是去探亲，就淡淡笑了笑，“嗯”了一声，算做回答。伪保长还是那么假热情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

这时，老章闻声从里屋走出来，顾维钧用目光向他示意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钞票来：“刘保长，打扰你了，这是我们的饭钱。”伪保长边伸手接钱，边连声说：“一顿便饭，还收什么钱！太不象话，太不象话。”顾维钧就在这“太不象话”声中跟老章离开了伪保长家。

赶到棉花船停泊的地方，老章回去了。顾维钧看看太阳，已是午后三四点钟光景，时间不早，想赶紧行动。这时候夏敬涛从船舱中跳上岸，靠着顾维钧问：“行了？”顾维钧点点头，反问他：“你呢？”夏敬涛说：“总算雇好了！”顾维钧从夏敬涛的话音里知道他雇十五个民伕也是煞费脑筋的。

这一带靠近敌人据点，老百姓吃鬼子和汪伪和平军的苦头不少，恨他们是不用说的，但因为受到鬼子、和平军的烧杀恐吓，心里也怕他们。在夜晚挑棉花包过公路，要是给他们逮住了，吊打灌水是常事，活埋活坑也有份。夏敬涛去雇民伕，自然是件棘手的事。

夏敬涛在顾维钧去找谢一飞时，他叮嘱了船老大几句，跑到邻近村里，去雇民伕。村前有座低矮的小草屋，他就摸进去。

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走出来問他：“客人，你找誰？”夏敬濤說：“我想雇几个人挑点东西。”那农民連忙問：“挑什么东西？我給你挑。”夏敬濤欢喜地說：“我有几百斤棉花，晚上要过公路，你……”那农民一听说夜晚闖公路，明明白白是闖封鎖綫，要是給鬼子、汪伪知道了，找上門来，那还得了，心中害怕了，忙打断了夏敬濤的話：“客人，我不挑了。”夏敬濤說：“路不远，貨也不重，运时我跟你一起，不用担心。”农民連連搖手：“我家中有事，夜里分不出身，你叫別人挑吧，实在对不起。”

夏敬濤再三劝說，那人一口不答应，只好出来。走出草屋，他想：看样子，人生地生，不用說雇十五个民伕，恐怕雇一个都雇不到。他思索了一陣，自言自語道：“找伪保长去！”

到了伪保长家，說明来由以后，伪保长起先推托没办法，夏敬濤說：“保长先生跟我們站长謝一飞有交情，这事只好麻煩你了。”伪保长見不答应不能过，才答应了。伪保长出面去找人，人熟地熟。人們知道伪保长跟汪伪一气，挑貨不会出什么乱子，也就答应了。很快就雇到了十五个民伕。

顧維鈞只听夏敬濤說雇到了民伕，却不見人，就疑惑地問：“民伕呢？”夏敬濤說：“我已把飯錢工錢給了伪保长，約定民伕提早吃夜飯，天黑后在公路北两三里路地方等我們。”顧維鈞才放了心，拉着夏敬濤跳上船，叫船老大把船往前撐，在离公路四五里的地方停下来。这时，天已漸漸黑了。

顧維鈞离船，跑到村上去跟民兵队联系。民兵队长是个二十多点的青年，自告奋勇地說：“顧同志，我陪你到公路

上去。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方便些。”顧維鈞感激地說：“那太好了！只是要你辛苦了。”民兵队长豪爽地說：“棉花过河要紧，我們走！”

两人摸到公路边。公路上，黑漆漆的，看不見什么，四周寂靜得很，只有曲塘鎮汪伪和平軍崗哨上的灯，象鬼火在远处閃来閃去。

两人把子彈推上手枪枪膛，握紧手枪，蹑手蹑脚地跑过了公路。到了内运河北岸，还是靜悄悄的。他們在河岸边。張張望望，寻寻找找，什么船影子也沒有。顧維鈞对民兵队长說：“我白天再三跟村长約好的，来是一定会来的，恐怕还不到时候吧！”民兵队长点点头說：“那么我們等等吧！”两人就散开一点，警覺地守在公路旁，手指沒离开手枪枪机，准备随时应付敌人的便衣特务出現。

左等右等，还是不見动静，一分鐘象一分鐘一样长。船如果来得太迟，棉花就是上了船，过得了公路和运河，但河南的河道离曲塘近，恐怕也难越过曲塘的敌哨。这怎么不叫顧維鈞焦急万分！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船还是沒有来。顧維鈞对民兵队长說：“队长，你留神一下，我向河南喊喊看。”民兵队长离开顧維鈞，往曲塘方向走去一两百步，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曲塘那边的动静。

顧維鈞双手合成喇叭形，朝河南学野鴨叫：“呷、呷、呷。”黑暗沉寂的夜空里，只听见他自己的喊声。他再喊一遍，还是如此。

顧維鈞怕村长忘了暗号，便喊起村长的名字。但是对

岸还是一片沉寂。

“不会来了，一定他没有雇到船；想办法过河去！”顾维钧向民兵队长轻轻招呼了一声，民兵队长走近来，顾维钧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打算。

民兵队长看看面前汨汨流着的内运河，焦虑地说：“怎么过去呢？渡船早停了，前面是两百公尺闊的河面，夜这么黑，天这么冷，水又深又急。”

“能弄得到大浴桶吗？我想坐木桶过去。”

“坐木桶过去倒是个办法。”民兵队长说。忽然他想起了周围复杂的环境，又缓缓地说：“可是深更半夜哪里去找浴桶？这里敌人便衣出没无常，敲门叫户的，惊动了这些家伙，反而惹事生非。”

顾维钧觉得民兵队长的话也有理。怎么办呢？棉花船已到了公路附近，万一有情况，三十担棉花就报销了。前方的部队等着厂里送军衣布去，厂里等着他们把这批棉花运回去换土纱织布。改在明天晚上运吧，棉花船又要后撤，民兵又要重雇，并且，明天一整天，谁能担保不出危险！

实在难决定啊！

他想起了临出差时，葛厂长曾反复嘱咐他：“维钧，厂里存的土纱不够用一星期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在五天以内把棉花运回。棉花就是我们纺织工人的‘枪’，我们要用战士爱枪如命一样的心情对待它！”顾维钧算了算，明天就是第五天了，怎么也不能延缓，他眉毛一掀，下了决心：去找村长，一定要在今晚把棉花运过河！

白荡荡的滚滚的河水擋在前面，寒冷与漆黑象两头猛

兽守在左右，顧維鈞觉得全身烦躁起来，胸中闷热异常，象六月天走进了輪船の机器舱。

“我是党员，党把三十担棉花交给我，前面就是一座火焰山，我也要把棉花运过去；就是一条冰河，我也要把棉花运过去。”他想到这里，心安定了，立即对民兵队长说：“我游过去找村长！”

民兵队长觉得顧維鈞这么做是对的，他恨自己不会游水，不能代他过去。他只是担心地说：

“你游过去？！河这么闊，天这么冷，水深流急！怎么过？”

“顧不了许多了——你給我掩护，我过去！”

民兵队长说：“这我知道。天冷水急，你要多加小心。”

顧維鈞边脱外衣外裤，边擎着手枪，说了声“你也小心”；就跳下内运河。

河水虽然没有冰冻，但初冬深夜的河水，象細針往他全身皮肉上扎，他覺得手脚都有些麻木僵硬了，擎手枪的一只手要垂下来了。“枪不能沾水，要生锈的！”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手擎高些，双脚和另一只手尽力向冰冷的河水打去，发出“啪啪”的声响。

四周漆黑，望不到边。一个人在这条滚滚的大河里，这个一向胆大的青年，心陡然缩小了一半，手脚动作慢了，好象有只无形的手把他往河里拖。入伍前，草叶塞肚皮，夜里抱柴草睡眠，每天四更后五更前，又冷又饿，这种非人的生活，使这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常常发出这样的怨愤：为什么过这样穷苦的日子！入厂后，昂起头，拿起枪，厂长跟工人们左一声顾同志，右一声顾同志，叫得他心里热如火。他織布

給新四軍，新四軍發給每個戰士的衣裳、鞋襪、棉被、褥墊，還有牙粉、牙刷、黃烟、鮮肉，他也得到一份。他開始嘗到了生活在革命大家庭裏面的幸福滋味。不久，他又參加了黨。這一幕一幕的場景都從眼前映現出來。記得最鮮明的，是宣誓入黨的那天夜晚，他在黨旗前面，拳頭高高舉過了頭，復誦着入黨的誓詞。想到這裏他的心忽然熱起來了，手脚似乎不僵了，一咬牙，一鼓勁，象青蛙一樣向前游去。

“撲”，他的手拍着對岸的岸腳。他費力地爬上了岸，長長地舒了口氣，朝村長家的方向走去。

他走了一段路，見對面有個人影在晃動，忙警覺地握緊了槍，退到路邊一棵樹後。見那人急急走來，象是李村長的模樣，再仔細一看，確定是他，就迎上去。

李村長先一驚，後看清是顧維鈞，劈頭就說：“顧同志，你過來了？船，我找到現在也還沒找到！”他看到顧維鈞身上上上下下水淋淋的，知道顧維鈞是游過河來的，就用又吃驚又關心又帶點負疚的口吻說：“顧同志，你是游河過來的！這真叫人對不起。”

顧維鈞有點氣惱，問：“船一只也雇不到？”

村長苦着臉說：“顧同志，實在雇不到船。你走了後，我跑了好多路，腿都跑痛了，附近三五里路的河灣河套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一只船。後來路上遇上一只小船，船老大聽說去公路邊接貨，他怎麼也不跟我說了。我看船這麼小，十五担棉花也裝不了，只好雙手空空回來，想奔到河邊來通知你，不料你倒游過來了！顧同志，船實在難雇啊。”

顧維鈞想到村長在過去只給部隊帶帶路，雇雇民伕，雇

船封船沒有搞過，船難雇也是實情。也就不責備他，只說：“李村長，我倒沒有什麼，只是棉花已到公路北啦。”

村長聽了顧維鈞這麼說，不禁對他產生敬意。他朝顧維鈞親切地看了一眼，見他全身濕漉漉的，嘴唇都有點發紫了。村長猛然醒悟過來，拍打著自己的頭說：“跟你說這道那，忘了帶你回家給你換衣服，我真胡塗！”說完，拖著顧維鈞往家跑。跑到家，奔進房裡，很快捧出幾身衣褲來：

“顧同志，你快換上，把你凍壞了，咳，都是我不好，沒及時把船雇好等你。”

顧維鈞抖動著雙手，把李村長的衣褲里里外外都換上，身上才覺得有點暖和起來。

“我炒點飯熱點酒給你暖暖胃。”說了，村長又向灶房奔去。

顧維鈞攔住他，焦急地說：“李村長，船要緊，請你再陪我找船去！”

村長呆了呆，說：“好，我們再去找船去！”

村長點了盞燈籠，帶著顧維鈞，飛也似地向南奔跑了五里路，才見到一座橋邊停泊著一隻船。

村長叫醒了船老大，船老大揉著惺忪的睡眼說：“到公路邊運貨，我不去。我要睡，你找別人的船吧。”

村長朝顧維鈞擠擠眼，意思是說，顧同志，你親眼見到了吧，雇船是不容易啊。

顧維鈞接近了船老大，和和氣氣地对船老大說：“船老大，前方戰士跟東洋鬼子打仗，流血犧牲，你搖船支前，還不肯？”

船老大发了火，着急地说：“你这是什么话？照你说，我还象个中国人？运你的货，跟支前抗日有什么关系？”

顾维钧伸出一只手，放在船老大的肩膀上，微笑着说：“船老大，你猜猜看，我叫你运的棉花是哪个的？”

船老大疑惑地朝顾维钧看了看，不作声。

顾维钧于是亲切地对他说：“老大同志，不瞒你说，棉花是我们新四军办的工厂的，织的布是给新四军做军衣的，你该明白了吧！”

船老大揉揉眼，朝顾维钧直打量，见他正派朴实，象个新四军样子，伸手抓抓头，轻声说：“照你说，你是新四军工厂的人，那我去就是了。”

李村长说：“嗯，你早点说去该多好。”同时他心中想，顾维钧年纪虽轻，倒会说话，会办事，有耐性，没有他这一番话，船老大还不肯去呢。

船老大听村长这么怨他，他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实在不瞒两位同志，我心中有点胆怯。狗娘养的鬼子和汉奸，心最狠毒！要不是运新四军的货，任凭你出多少钱我也不冒险。”

顾维钧听船老大这么说，心中有几分欢喜他，拍着插在衣服里面的手枪说：“这你放心，我们有枪有人，没把握，我们怎么会运？”

顾维钧、李村长帮船老大用篙子撑船，船飞快地进入运河。顾维钧叫村长回去，村长回家去了。

船渡过内运河，靠了岸。顾维钧正要上岸，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岸边奔来，他心想一定是那个民兵队长，但

手却把枪紧紧握住。

民兵队长自顾维钧入水后，一直挺立在河边，警惕地张大了眼睛，巡视着周围的一切。有谁想损伤伙伴顾维钧身上一根汗毛，他就要跟谁拚命。顾维钧用生命来保运棉花，他愿用生命来保护顾维钧的安全。

当他听不见河里的拍水声，心想顾维钧大概沉下河了，急得直躁脚；水声又响了，才转忧为喜。

等，等，等，一个钟头象一天那么长过去了，还不见动静。民兵队长焦躁得踱起步子来。似乎隔了很久，才听到对面传来拍水声，尽力看去，见一个黑东西从南面过来了。这时他真欢喜得要喊起来，硬忍住，只用警戒的目光扫视四周。直到船靠近，他右手持枪，左手抱着顾维钧的棉衣直奔过去。见顾维钧跳上岸，他双手抱住了他：“顾同志，你回来啦！这里一直没有情况。你冻坏了，快把棉衣裤穿上，我们快过公路！”他把左手的棉衣裤给顾维钧。顾维钧把棉裤一套，把棉衣一披，右手紧握手枪，和民兵队长轻轻地越过了公路。

夏敬涛左等右等等不到顾维钧，夜又深了，急得什么似的。民伕都来到了，他就叫民伕把棉花挑上岸，自己提枪跑在前头，小心地把民伕队伍引向公路上来。在路上，跟顾维钧遇上了。他忙问：“为什么这时才来？”顾维钧说：“以后再谈，先让棉花过公路！”顾维钧和民兵队长在先，夏敬涛殿后，三人三支枪，护送民伕过了公路，上了船。民兵队长见船离岸，也就回去了。

船搖离了公路，顾维钧才把吊着的心放下了一小半。坐

在船头，把过河找村长的事告诉了夏敬濤。夏敬濤听了，惊叹地说：“老顾，你真只要棉花不要命了啊！”顾维钧说：“棉花今天比我的命还要紧啊！”

夏敬濤听他这么說，心中热呼呼的。他很自然地想起以前厂里評工資时的事来。工厂为了照顾工人的生活，一般老工人每月发工資三十多元。顾维钧不論他生产的质量数量，不論他的思想認識、生产技术，都挺好的，工人们都說他應該評三十多元那一級。但顾维钧却对葛厂长說：“厂长，我要求拿津貼，不要工資，我有棉被、衣服、鞋袜发，有黄烟、牙粉、肥皂等日用品用，什么都齐全了，还要什么工薪！”葛厂长理解顾维钧爱厂胜于爱家、体貼革命工厂經濟困难的心情，就說：“你既然这样爱厂，我代表厂批准你的要求。”

夏敬濤把过去的事跟今夜的事，連在一起，他对这个年青的共产党员更感欽佩。

正这么談着，忽听“嘎嘎”两声，两人連忙跳起来。这时，天色微明，已隱隱約約地能看見河岸了，夏敬濤守船头，顾维钧奔到船尾，枪口朝着曲塘，随时准备战斗。

“船老大，什么叫？”顾维钧輕声問。

“鸡叫啦，天快亮啦！”

“这是什么地方？”

“同志，这里叫田家港，在曲塘东面，离曲塘不到一里路。同志，你看，和平軍崗哨这么亮，我們隔着雾层，还看得这么清呢！”

顾维钧从雾层中望去，果然右側有一盞灯亮着，他輕而厉声地說：“船老大，別这么大声高叫的！不要把船篙敲出

声响来！”

船老大听这么一說，頓時呆了，心怦怦地跳了，好象战斗已經打响。顧維鈞馬上覺察出自己的話可能惊吓了船老大，就貼近船老大身边，手指緊緊按在手枪枪机上，眼睛动也不动地注視着右方，輕而有力地对船老大說：“老大同志，我們不是怕他們，我們是怕一船棉花遭損失。你懂嗎？”

船老大心头还是扑扑直跳，他点点头，把竹篙輕輕往水中插。篙還沒插入水中，突然岸上响起“踏踏踏”的声响，象是脚步声。船老大心神正不定，听見这响声，当是敌人便衣特务聞訊赶来拦截棉花船，慌得发了呆，把篙提在手上，只是急喊：“来了！来了！”

顧維鈞也听見了，但他知道，这时最要紧的是鎮定下来，用力撑船，船越往前，就越安全。他把枪換用左手拿着，騰出右手，提起老大脚边的一根竹篙，用力向河中搗去。同时对船老大說：“一定是走兽，別理它，你快搖船！”

船老大从惊恐中清醒过来，知道船停下来比什么都危險，就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竹篙插入河中，竹篙弯得象張弓，船箭似地向前直奔。

后面脚步声似的响声还响着，夏敬濤枪口对着响声的方向；船老大和顧維鈞两根竹篙一上一下，船象长了两只翅膀飞起来，把那可疑的响声远远地甩在后面。

东方已升起了紅紅的太阳，船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路，已到了新四軍的根据地地段了。船老大伸手摸了下滿臉的汗水，深深地透了口气，对顧維鈞、夏敬濤說：

“同志，剛才好險啊！”

二十四輛獨輪車

窗外雪風怒號，把千片萬片雪花撲向紙窗。已經睡上床的管理員吳松橋，對朱世雄說：“世雄，今晚雪這麼大，灶老爺都上不了天呢！”

“雪這麼大，原料運下來，眼看柁子就要停下來了！”

“嗯，這倒是個難題。聽說上級催軍用品催得很急呢！”

吳松橋和朱世雄正這麼談談說說，突然聽見有人敲門。“哪個？”吳松橋一邊問一邊披上衣服下床，把門開了。門外站着葛廠長。他驚訝地問：“葛廠長，你來找我？”

葛廠長邊拍打身上的雪花，邊說：“是。我是來找你們商量件事。”瞥見窗縫門縫中飛進雪花來，他關切地問：“房子太破舊，這裡很冷？”

吳松橋、朱世雄同聲回答：“廠長住的房間比我們的還破，廠長不怕冷，我們也不怕冷。”

“你們身體要緊，又要生產，又要放哨，又要出差去運物資，不注意可不行。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嘛！”

吳松橋和朱世雄相視一笑，兩人都覺得廠長說得親切。平日論吃論穿論住，廠長總是好的社給人家，不好的自己用。現在他們對廠長更感到親近。吳松橋想起廠長進房時說有事來商量，就問道：“廠長，你有什麼事要我們去做？”

葛厂长說：“司令部要我們供应毛巾、布、葯水棉花，十分火急。我們厂里存貨不多，原料很缺。今天已是腊月二十四日，再过几天就是年关，日本鬼子、汪伪和平軍就要严密封鎖如黃公路，在蔣家岱的一部分原料和物資就运不过来了。”他朝窗口望了望，接下去說：“雪太大了，路上又不便，但是我們必須把这些东西运来。”

朱世雄听說要出差，他穿衣起来了。吳松桥看了看朱世雄說：“厂长，讓我們去运！”

“为了革命，只好請你們辛苦一趟了。”

“厂长快給我們开介紹信，我們馬上动身！”朱世雄說。

“好，好。我去写介紹信。你們到厨房里炒点飯，吃过飯就出发！带两根短枪和几个手榴彈去。”

两人去厨房炒了点冷飯吃了，脫去布鞋，換上草鞋，整理好盒子枪和手榴彈，跑去找葛厂长。葛厂长把介紹信交給吳松桥。介紹信是写給蔣家岱的換紗小組負責人陈新的。換紗小組是工厂对外联系的一个单位，工厂用棉花跟老百姓換土紗。

臨走，葛厂长再三叮囑他們：“你俩路上小心，明晚無論如何要把棉花洋紗运过如黃公路！”他伸出热热的手，分別和吳松桥、朱世雄握了握，送他們出了厂門，直到看不見他們的背影，才回到屋里去。

吳松桥跨着大步，踩着五六寸厚的雪，象晴天跑路一样。朱世雄吃力地在后面跟着，汗珠一顆顆从額上滲出，喘着气。过了一会，吳松桥听不見后面的脚步声了，回头一看，見朱世雄落在后面，就停下等他。待他走近，問他：“你

怎么不跑快点？”

“老吳，我这两天痔疮又发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說，可以社別人跟我一起去！”

“我也想到过。可是危急的事往別人身上推，我还算个什么革命工人？”

“这话倒不假。还是跑快些，趁四五更天过管庄。”

“你在前跑，我一定追上！”朱世雄也一大步一大步朝前跨去，跟吳松桥离开十来步远，紧紧跟着他的脚印走向前去。

三更天，两人到了一条大河边，在一座民房旁遇上一小队民兵。吳松桥問民兵队长：“队长，前面有没有情况？”

民兵队长对两人看了看，弄清了是革命工厂的工人，才跟吳松桥他們說：“同志，这两天近年关，鬼子、和平軍怕我們去打据点，夜夜下乡扫蕩，搶老百姓的猪、羊、鸡、鴨。方才公路上还有枪响。”民兵队长又把两人上上下下端詳一番，接着又說：“你們空手，又有武器，可以闖过去；如果带了物資，就很难过去了。”

吳松桥問朱世雄：“怎么办？”朱世雄知道吳松桥問話的意思，硬朗朗地說：“过去！”吳松桥說：“对！厂里等着原料，前面就是火焰山，也要过去！”

两人商議定当，对民兵队长說：“队长，我們过公路倘若遇上敌人，你們听见枪响，請你們給我們掩护。”民兵队长热情地說：“这是我們的責任，不用嘱咐。你們自己小心了！”

吳松桥、朱世雄乘了渡船过了大河，上岸，見岸边有座草屋。他們輕輕叫醒睡在草屋里的一位老大爷。老大爷見

雪下得这么大，三更半夜里闖来这么两位不速之客，揉揉睡眠說：“同志，有急事想过公路？”吳松桥恭恭敬敬地接上嘴：“老乡，給你猜着了。公路上有鬼子、和平軍嗎？”老大爷皺眉蹙額地說：“我临睡时还听见公路上有枪响。这两夜很紧，你們两位同志还是不要过去好。”

“我們有急事。”

老大爷把披着的一件旧衣裳穿好，热情地說：“你們一定要过去，我替你們先去看看，你們在后面远一点跟着，听到我咳嗽声，就停住步。”說完，他推开门，冲向雪花中。

吳松桥、朱世雄在后面跟着，起先听见嚓嚓的脚步声，后来脚步声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又听见嚓嚓响，两人忙閃到路旁伏下，看清是老大爷，便迎上去。老大爷喘着气，热气象白棉花团团从他嘴里散出来，对吳松桥說：“同志，古庙和坟堆左右，都沒有动静，你們从坟堆旁边穿过公路去吧！”

两人輕声謝了老大爷，把子彈頂上膛，向公路小跑。离公路一百来步，吳松桥觉得四周靜悄悄的，只听见自己草鞋踩着积雪发出的沙沙声。他回过头来，見朱世雄就在他身后，便輕声說：“快！快！”朱世雄象个矯健的战士，絲毫沒有觉得痔疮給他带来什么痛苦，一步步跟着走过坟堆，迈向公路。

离公路只有一个箭步了，連那左边古庙前的草堆都看得見了，两个人把枪握得更紧了。

“哪个？”象夜梟的恶叫。

吳松桥汗毛豎起来，停了步，銳利的眼光射向声音发出的草堆，只見草堆里钻出两个黑影，又听见后面响起嚓嚓的

脚步声。

中埋伏了！他霎时感到自己和朱世雄已落在危险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是唯一的活路。他轻声说：“快！冲过去！”同时提高喉咙：“哪一个？”手指扣响枪机，“砰！砰！”两响，直朝那两个人影打去。朱世雄在同一秒钟里回身朝后面脚步声处射去两枪。

“砰！砰！”黑影子回击了。只听一声喊：“是新四军，别让他们跑了！”草堆里、古庙旁、公路边，十来个和平军和四五个鬼子从三方面围上来，子弹象雨点似的横扫过来。

吴松桥、朱世雄忙飞跑起来，盒子枪口不停地吐出火红的子弹。

敌人逼近了。吴松桥想，民兵队怎么还不打响？就在这一霎那间，河那边响起了山塌海倒似的轰响，鬼子和和平军当中了埋伏，猛然煞住步，急忙回头向公路跑，占了古庙和坟堆，向河那边噼噼啪啪地乱放枪。

这时候，吴松桥和朱世雄乘机窜过公路。吴松桥提起衣袖，揩了揩脸上的汗水和雪花，笑盈盈地说：“世雄，我们过来了！”朱世雄也笑着。不一会他苦着脸说：“老吴，公路闖过来了，怎么痔疮又折磨起人来，痛得要死！”

“明晚还要带了物资闯一次险关呢！”

“那时我痔疮又不会痛了。”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谈着跑着，仿佛刚才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的事。不一刻，到了离公路两三里路的羊毛岱，找到了张副乡长家。张副乡长还没有睡，开门把他们迎了进去。张副乡长认得他们，吃惊地问：“你们怎么过来的？”

“鬼子嫌朱世雄生痔疮走不快，放几响礼炮，把他送过来了！”吴松桥半合起眼，朝朱世雄直眨。朱世雄不理他，正正经经地把突围经过告诉了张副乡长。

“我听到手榴弹响，还当是河那边游击队跟鬼子接上了火，原来是你们两个胆大鬼跟他们干上了！”张副乡长见他们浑身是雪，不解地问：“这么大的雪，这么黑的夜，你们来做什么？”

“我们到蒋家岱去运原料，明晚要赶回去……”

张副乡长连连摇头说：“我的好同志，你们平时来，人也好，货也好，跟和平军打交道，我能给你们写包票。这两天变了‘天气’了。”

“什么变‘天气’，还不是一样！”吴松桥故意这么试他。

“这两天已近年关，鬼子怕新四军打据点，带了不少和平军驻在公路上，我跟鬼子可拉不上关系。”

朱世雄在旁插嘴：“照你说，物资就休想过去？”

张副乡长露出为难的神色，说：“你们不能挨过年？”他见两人都不回话，手搔着头发，又说：“只有拼过去！……只怕接上火，难保没损失。”

吴松桥果断地说：“这由我们负责。两个带路的老百姓，二十名民兵，由你副乡长负责。”张副乡长伸出手来握住吴松桥的手，说：“我负责。你们早点走，不留你们了。”

两人又噙噙地踩着雪，冒着雪花，向蒋家岱跑去。天渐渐亮了，蒋家岱的房子渐渐明显了。到了蒋家岱，他们找到了换纱小组，小组的负责人陈新见他们衣裤全湿了，脚背乌紫，心痛地说：“啊，你们冻坏了！冻坏了！”忙热酒炒饭给他

們吃；拿出自己的衣裳給他們換。吳松橋喝下一杯熱酒，問陳新：“陳新同志，你這裏有多少原料給我們帶回去？葛廠長說家里等着用。”

“有一批棉花、土紗和洋紗，還有新從上海采購來的一批洋巾，共約兩千四百多斤。”

聽說有這麼多物資，吳松橋又喜又憂：喜的是物資多，可以多供應給前方部隊；憂的是倘若今晚過公路有個風吹草動，這責任象萬斤重擔，自己和朱世雄怎能挑得起！想到自己是個共產黨員，黨叫扛一座山，自己也要扛起，便堅毅地說：“好，今晚運過去！”

“今晚？今天已是臘月二十五，鬼子密封公路，你們能運過去？”

吳松橋和朱世雄打了個照面，意思是說，這是第二個副鄉長。朱世雄點頭微笑。

“陳新，你別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

“冒險不是個辦法啊。”

“好啦好啦，我們不愁，你倒愁呆了！同志，兩千四百多斤貨，要二十四輛獨輪車，晚飯前你給我準備好。”

“這也是件難差使。”陳新看着那滿天飛揚的大雪，怕推獨輪車的不肯去，況且過封鎖綫，還担七分險呢。

“這也難，那也難，就只好抱着雞蛋孵小雞，可是又怕壓碎蛋殼！”吳松橋一臉正經，引得朱世雄用手蒙住嘴笑。陳新紅起臉來，連說：“好啦好啦，給你找來二十四輛獨輪車就是。”

“我還沒有說完話。除了二十四輛獨輪車，還要二十四

个年青力壮的车夫，可不能叫老头子充数。雪夜推車闖封鎖綫，不是耍儿戏！”

“好啦好啦，一切照办。你快吃饭。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晚上跑路有精神。”

吴松桥吃了饭，他坐不住，也歇不住，叮嘱朱世雄说：“你睡一下，我去找新四军独立团去，请他们派一排战士护送我们过公路。”朱世雄要一同去，吴松桥拍拍朱世雄的肩头说：“老朱，你不发痔疮，我拉都要拉你一块去呢！”朱世雄轻声说：“单你一个人东奔西跑，雪又象倒下似的，我总过意不去！”吴松桥哈哈笑了，说：“你看，倒快变成婆婆妈妈啦。不早了，你歇息吧，我走了！”头也不回地跑了。

吴松桥跑了二十里雪路，草鞋绳都跑断了，找到了独立团。独立团张团长说：“吴同志，派个排护送你们过公路，原是份内的事。只是这两天上级有命令，部队要扎在原地不动，防备敌人下乡扫荡……”他见吴松桥面有难色，就说：“吴同志，这么吧，我给一个排，护送你们到羊毛岱跟公路中间一带，你们过公路时有情况，我们排尽力掩护你们过去。”

吴松桥在团部吃了午饭，跟排长带了一排战士赶回蒋家岱，陈新已把二十四辆独轮车雇好。大家吃了夜饭，天未黑，就出发了。吴松桥和部队领先走，朱世雄跟二十四辆独轮车跟在后面。

独轮车的车轮陷在雪中，推车的往前猛推，车是走了，汗也成把涌了出来。越往前推，车轮陷在雪里越深，推起来双臂越瘦，双腿越吃劲。推车的听说这些货色是送到新四军工厂的，一个也不说什么，只低下头，双手紧捏车柄，“咯

吱咯吱”往前推去。

半夜，到了羊毛岱，張副乡长对吳松桥說：“这里人已經集合，等你們好久了！你們怎么这时才来！”吳松桥說：“副乡长，你不看看，路上雪多厚，車陷在雪里，着实不好推呢。”他回答了副乡长的問話，就跟剛进屋的朱世雄商量：“我們不能在这里逗留，天亮前要过公路。”朱世雄說：“好，你帶民兵先走一步，我叫他們馬上动身。”

吳松桥別了副乡长，帶了民兵和两个老年人，同排长和一排战士往前奔去。中途，排长和战士留下了，吳松桥帶民兵等繼續前进。

朱世雄等吳松桥走了，出了屋，催促二十四輛独輪車：“老乡們，我們动身！”

几个推車的同声說：“朱同志，今晚推百斤貨，抵上平日三百斤，实在累人，在这里歇息个把鐘头，弄点吃的，再走吧！”

朱世雄想到自己单身在雪地里走，也覺得很累，老乡們推着一車貨赶路，自然更累，應該讓他們歇息歇息，吃点东西再走，只恨时辰不等人，擱一点半点鐘，近天亮过公路渡大河，人和物資更危險。他反复考虑，最后，誠誠懇懇地說：

“老乡，雪夜推重車，实在累坏人，不讓你們歇歇，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只是迟了过公路，怕路上不怎么平安，过不去，要添麻煩。”

推車的都不吱声。

“老乡，我們工厂生产为了前方，你們推車也是支前，大家再辛苦半夜吧！”

推独輪車的齐声說：“朱同志說得好，我們走！”一个个弯下腰，把繩子往两肩一套，双手握住車柄，咯吱咯吱，猛力推向前去。

吳松桥等人一口气跑到离公路半里路的地方，就招呼大家停下，他对两个老年人說：“老伯伯，煩你們跟我上路探一探。”两个老年人說：“同志，你不要去，先让我们去。”民兵队长也劝吳松桥：“老年人即使遇上鬼子，还可推說是过路探亲的；你去不好，虽有一根枪，一人也难敌一群！”吳松桥想这话也不错，就叮嘱两个老人凡事小心。他想起昨夜遇到的那个老人，心地好，可是探察敌情少經驗，使他們几乎中了埋伏，就再三嘱咐这两个老人：“鬼子很刁，你們去眼睛要尖些亮些。”老人連声道是。

两个老人輕輕踏着雪，摸向公路，在古庙、草堆、坟場、路左、路右，都搜索一遍。沒有找到什么可疑的地方，就踩着尺把深的雪赶回来。边擦臉上的汗水，边气喘喘地說：“吳……吳同志，沒情况，可以过去！”

昨夜遇敌的情景又在面前显现，吳松桥想，在这紧要关头，小心不会有坏处。他带了四个民兵上了公路，前前后后又摸索了一会，看到确是风平浪静毫无声息，就吩咐两个民兵埋伏在坟場上，两个民兵掩进古庙前草堆里，守住了公路两个方向，并命令他們：“发现敌人不能开枪，万不得已时摔他两个手榴彈，独立团的战士听见声响会来支援我們。我去带車子过来！”說了，飞步跑过公路，跟民兵队长商量了几句。民兵队长把老年人遣回羊毛岱，指揮十五个民兵分散开来，埋伏在公路两旁。吳松桥跑去迎独輪車去了。

跑了半里路，遇見朱世雄，忙問：“車呢？”朱世雄往後一指：“就在後面！”“路上此刻平安無事，快，快過公路！”

一輛一輛獨輪車吱咯吱咯地叫着。吳松橋怪它發出的声响太大，爬行的速度太慢。在這個時刻，倘若鬼子和和平軍趕來，他們的两根槍兩條命不要緊，二十四輛獨輪車上的貨物可不能損失一斤半斤。吳松橋見獨輪車一輛輛沿着車轍走過去，恨不得它們立刻都變成汽車，嗚嗚一叫，就過了公路。正這麼想着，第十輛獨輪車在他面前忽然歪向一邊，側倒了，推車的跌坐在雪地上，後面的車都停下了。

吳松橋急得失了自持力，厲聲叱責那推車的：“老鄉，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怎麼……”推車的朝他翻翻白眼：“同志，你不看看地上雪多厚，車上貨多重，我肚中早已空落落，實在沒有力氣了！”

吳松橋看清是個四十多歲的人，眉毛胡子都凍上雪，額上汗粒象大豆，就彎下腰去，伸出左手去扶他，抱歉地說：“老鄉，我說話粗魯，實在對不起。你歇歇，我來推。”他把盒子槍插進腰里，伸出雙手握住車把，套上車繩，朝前推去。

推車的把前身後身的雪拍了一下，對吳松橋說：“同志，二十四輛車靠你保護，你怎麼好不管？還是我來推！”推車的把吳松橋一推，就把車把搶過去，推起車來。吳松橋把車前繩索往左肩一挂，左手拉住車繩，右手掏出盒子槍，眼珠監視着四方，直奔公路。後面十四部獨輪車又吱咯吱咯叫着趕上公路。

公路過來了，民兵隊長向吳松橋擺擺手，帶民兵隊回羊毛岱去。朱世雄見車子已近大河，離公路已有一截路，露出

笑臉，對吳松橋說：“老吳，今晚又過來了！”

“還有條大河呢！過了河才算真正過來了！”

話未落音，曠野里突然傳來“噠噠噠、噠噠噠”的響聲。朱世雄說：“天快亮了，碉堡里鬼子吹起身號了！”

吳松橋焦躁地說：“天怎麼亮得這麼快啊！”

車到了渡口，白茫茫的雪花還在不停地下着。車輛開始渡河了，吳松橋希望一趟兩趟就把車全部渡過去，可是渡船船夫卻伸出兩個手指：“只能渡兩輛！”

“渡兩輛，那渡到什麼時候？”

“載多了船沉了怎辦？”

朱世雄看見了，便跑來幫助說服，他和和氣氣地對船夫說：“船老大，辛苦你了。車不能停在這兒，你也該明白。”

“你們擺得下，我渡得過！”船夫說。

三輛車三個人把渡船裝得滿滿的，搖搖晃晃地過河去了。

吳松橋煩躁起來，對朱世雄說：“它一搖三擺，象新娘子走路，真叫人……”朱世雄摸去臉上的雪水雪花，說：“有隻大船就好了！”他朝河的两邊東看西望，一直望到盡頭，只見空蕩蕩的一片。

渡船平安地來回了三次。當第四次渡車時，兩輛車剛下了船，第三輛車正要下船，突然有個推車的喊：“汽車响！”另一個接嘴：“鬼子來了！”

十多個推車的所說鬼子來了，又看到這兒空蕩蕩的，沒處好躲，頓時慌了起來：

“鬼子來了！”

“鬼子来了！”

朱世雄也呆住了。吴松桥心头小鹿乱撞，但他命令自己：“镇静！现在最需要的是镇静。”他咳了一声，厉声喊：

“吵什么！鬼子在什么地方？没有看见就怕成这个样子！”吵声压下去了，一个胆小的推车的，把车子往河埠推去，想抢先下渡船；在渡口等下船的又不让。吴松桥跑上去，拉住那胆小的，低声而又严厉地说：“争什么！大家都要过渡！顺次下船！”那个车夫才停下来。吴松桥忙对朱世雄说：“很可能是敌人便衣特务发现我们，跑回去把鬼子喊来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把棉布洋纱推下河去，跟鬼子拚了！”朱世雄轻轻说：“就这样决定！”吴松桥把枪在空中晃了晃：“推车的老乡，大家不用怕，这里地势低，鬼子不会看见我们。倘使真的来了，我们先掩护大家过河！”说了，和朱世雄打了个照面，两人回头跑了几十步，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伏下来，枪口朝着公路。

“呜呜呜，呜呜呜”，声音越来越响。一个推车的伸长了脖子说：“密麻麻的黄狗来了。”另一个指着远远的公路上飞驰过来的军用大车，说：“看，一辆大车！”

吴松桥边打手势边轻喊：“别出声！就地伏下！”推车的都听话地伏下了，眼睛盯住公路，有人还轻轻数着：“一辆，二辆……还插着膏药旗呢！”一个个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火焰。吴松桥瞪着一双怒目，射出的光，能点上火。他心中说：“中国的公路上，有朝一日不许它们踏一脚的！”

汽车一辆辆疾驰过去，穿过管庄，向如皋方向奔去了。

吴松桥第一个站起来，说：“鬼子走了，大家起来！”推车

的你一句我一句地談开了，談的都是数說鬼子的罪惡和希望早日胜利的話，也談这儿車鬼子的来龙去脉。原来这批鬼子是到如皋去換防，路过管庄的。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公路附近里把路有支不小不大的新四軍的工厂运输队。

二十四輛車都过了大河，繼續前进。朱世雄感到痔疮又要命的疼起来；吳松桥也觉得渾身沒有勁，雪花飞进头頸里，感到分外冻人。二十四個推車的，停下車来了；若有一块干土，他們就会躺下来睡一觉。

那边屋后轉出一群人，直往这边奔来。吳松桥用手遮住額角，見最前面的那个人象葛厂长，就快步迎上去。葛厂长也飞奔过来，抱住了吳松桥，說：“快进前面那座屋里喝酒吃飯去！”

吳松桥回头指着那二十四輛独輪車，兴奋地說：“厂长，我不餓，老乡們餓了，先給他們吃飯吧。”

船上的斗争

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求織造厂决定向北迁移到兴丰鎮大中集去。午饭后，葛厂长差人叫来了工人吕桥东、張成龙，交代他們：“国民党撕毀‘双十’协定，又向我們进攻了。我們要把厂里所有的机器、原料、成品都搬走。你們两人各带两个助手去租七十条船。吕桥东就在本鎮上找，張成龙到季家市去，明天天亮前人船回来。工厂等你們船来就出发！”

吕桥东和張成龙知道厂长的脾气，干干脆脆，說一句算一句，象发布軍事命令似的。两人响亮地回答了一声：“葛厂长，我們决不誤事。”

張成龙带了宗山洪、張月琴到季家市去；吕桥东約了張雅、張雄，在黄桥鎮上搜寻船只。

冬天的太阳下去得早，吕桥东望着那将要进入地平綫的紅日发了愁：半天已过去了，船还只租到一半，夜里找船就更不容易了。他对張雅、張雄說：“我們分头找去，你两人到鎮外河道里找，我在鎮里等过鎮的空船。一句話，不完成任务不回厂！”張雅、張雄說：“就这样。我們走了。”

吕桥东沿着河岸走去，忽听河面传来唿噜唿噜船桨击破水面的响声，朝响处一看，一只大船，往这边渐渐靠近。等了半天还没钓到一条小鱼的人，见到一条大鱼摇着尾巴过来，心头的欢喜是不必说的。吕桥东想：租到了这么一只大船，少说说也可抵得上小船七八只，可装厂里四五十吨货哩。忙拉开步子，飞跑到一座大桥边，放开铜鑼似的喉嚨高喊：

“老板，把船摇过来，我们厂租你的船！”

大船上的老板和老板娘，装聋作哑，只当没听见，管自摇桨前进。

吕桥东沿着岸边一面追，一面大声喊道：“老板，你听见没有，我们厂租你的船运货，你快把船摇过来！”

大船还是直向前跑，比先前快多了，水发出嘩嘩的急促声。眼看，船近大桥了，过了桥洞，顺流急下，就会走得更快，难以追上。吕桥东想：这么大的船，船主一定有几个钱，这样的人自然不乐意帮助工厂运货搬家。没有船，厂搬不了家，物资会被蒋介石拿去。“拦住那条大船！再跟船老板论长议短。”他三步并做一步，跳上桥。正要纵身下跳，看看自己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脚下是冰冷的河水，他不禁站在桥上发起呆来。

船，在这时刻，就是革命工厂的腿；没有腿，工厂怎么走得了！

革命需要他跳下河去，拦住那只大船。他把盒子抢往腰里插插牢，伸开两手，朝桥下一跳。钻进河中，冷得他浑身起疙瘩。身子往水面上一抬，“崩”的一响，头碰着一块硬

硬的东西，睜眼一看，一个龐大的船底正压在他的头頂上。

呂桥东这一惊，驅走了寒冷，急出一身冷汗。湿了的棉衣棉褲更覺得重起来了，他慌手慌脚，人慢慢地下沉了。

“不能死，不能让那船走了！”呂桥东对自己下了这道命令。他張开双手双腿，往那龐大的船底的右边游去，头在船的右边水面钻出来，天地豁然开朗了。呂桥东把头象旋鼓似地一搖，搖落滿头滿臉的河水，睜眼一看，大船就在这一刹那穿过桥洞，走了。

“追上去，拦住它！”呂桥东左右两手急划着水，窜过桥洞，追上了船，攀住了船梆，一翻身，上了船艙。

船老板見这个汉子在这寒冬季节，連衣带枪从高桥上跳下河来，已是吃惊不已，此刻，水淋淋的大汉站在他的面前，他吓得張口結舌，說不出半句話来。怕呂桥东会給他过不去，小眼睛直往呂桥东腰里盒子枪轉来轉去。他想：今天如果换了个国民党，自己的大脑瓜子早給敲开了盖子啦。

呂桥东站在船上，晚风从河上吹来，分外感到寒冷，貼身的水淋淋的衣服，冷得他骨头也发抖了。他禁不住怒目对着船老板。但他很快記起革命工厂革命工人的作风，又見船老板两夫妇縮头縮脑，滿臉恐惧的样子，便按下火性，溫和地說：“船老板，我們不是国民党，不会平白无故为难人。你好好給我們工厂运东西，我們吃什么你吃什么，你辛苦我們陪你辛苦，决不亏待你的。”

船老板連忙小声小气地說：“給你們新四軍出差，应份应份。只是我这只船破旧了，只怕不中用。”嘴上这么說，眼睛还是不停地往水淋淋的呂桥东身上轉。他怎么也想不

通：新四軍教出的人为什么个个都这样勇敢，生命好象比什么都不值錢，打起仗来冲锋陷陣不怕死，做起工来白天黑夜不分。这个汉子大冬天里往河中一跳，不淹死，冻也冻个半死，他嘴唇都冻紫了，还直挺挺站着一点也不在意呢！若是换成我船老大，給我一大块黄灿灿的黄金，我也不肯拚着老命跳这一下。

呂桥东回到厂里，工人同志們見他渾身湿透，都拥上来慰問。張雄、張雅已先呂桥东回厂，見呂桥东臉孔冻得发白，張雄一把拉住他往房里跑，張雅和另外几个工人也跟了进来，張雄順手把門关上，脫了一件內衣給他，說：“老呂，快換，久了会冻出病来的！”張雅也脫下一条夹褲叫他換上。别的几个都爭先恐后脫下衣服。几人一湊，呂桥东內衣內褲、夹衣夹褲都換上了。

門咚咚响，張雄开了門，見是葛厂长。葛厂长大步走向呂桥东，高兴地說：“老呂，听說你跳下大河，找来了条大船，有你的！人民不会忘記你的苦劳。”呂桥东說：“葛厂长，你說哪里話来，我只不过执行命令租了几只船罢了，能談到这些！”

葛厂长朗朗笑起来，說：“大家看，連老呂这大炮都謙虛推託起来了，我們工厂真是个好学校！”

呂桥东給这么一說，当着大家的面，倒真不自在起来，显出忸忸怩怩的样子。葛厂长好象想起了什么，連說：“这么那么一說，我連正事也忘了。老呂，厨房里已給你热了酒，快去趁热喝几杯驅驅寒。”呂桥东一边道謝，一边开步走。葛厂长突然叫住他：“老呂，慢走。你怎么只穿这么点

衣裳？”

“厂长，我不冷。”

葛厂长生气地说：“你又说谎话了，河里浸了半天，还不冷？”边说边脱下自己的棉大衣，往吕桥东肩上一披。

吕桥东把大衣拿下，双手捧着，要送还给葛厂长。葛厂长瞪起一双圆眼：“给我穿上，这是命令！”

吕桥东穿上大衣，不好意思地往旁边几个人脸上瞅瞅，葛厂长说：“这才对，我就欢喜直爽的人！”他把吕桥东一推，说：“快去喝酒，酒都快凉了！”

二

第二天中午，到季家市去的张成龙租到了船也回来了。到了晚上，二十五条小船，四十九条不大不小的船，一条大船，装上了自求厂的全部人马和装备，浩浩荡荡地离开黄桥镇，向北挺进。吕桥东押大船，走在前头。

一只两只小船从大船边擦过去了，第二只小船上的张雅挑逗地向吕桥东喊道：“老吕，你别急，慢慢走好了，我不等你了！”

不大不小的船一只两只从大船边擦过去了，头只船上的张成龙笑嘻嘻地说：“老吕，船大货重，走动不灵，这趟你逞不得强了，我们到东台等你！”

吕桥东的心病确实给同志们摸住了。

当葛厂长把大船交给他，他感到光彩；此刻一只只船从他的船边抢先走了，他感到不安。倒不是争个什么早到晚到，他知道这是跟国民党的汽车竞走，要赶在敌人前头过东

台。自己押运的这只船，装了厂里五十吨货，船大货重，行走不灵；碰上个船老板，又不是个好主顾，眼睛小，鬼计不小，万一掉了队，有个三长两短，怎样好向领导交代？

吕桥东朝船老板夫妇瞅瞅，一个慢吞吞地摇着橹，一个有气无力划着桨，真不顺眼。他发起性子来了，喊道：“老板，你就不能摇快点？”

“船大货重嘛，能怪我吗！”

吕桥东心中更不舒服。见小船一只只不断抢前过去，火更大了，又说：“你没看见人家是怎样摇船的！”

船老板娘也开了腔：“同志，你急什么，迟到早到还不是一样到！让他们抢先好罗。”

吕桥东跑到船老板旁边，不声不响，帮他一起摇起橹来，听见船下的水声嘩嘩的，船比先前走得快多了，他心中才舒坦一点。

船老板眨眨眼，“同志，你先摇一摇，我到前舱喝口茶。”不待吕桥东回话，他逡直往前舱慢慢走去。

大船，又慢下来了，小船又一只一只从船边擦过去。吕桥东回头看看，后面只有十几盏灯在河上摇摇晃晃，后面只有十几只船了。论性子，他真想狠狠骂那船老板一顿。船老板慢吞吞回来了，吕桥东只瞪了他一眼。

走了一截水路，大船落在最后了。吕桥东见两岸黑黑的，只有自己船上挂着一盏灯笼，发着亮光。船老板那小眼睛不时在他脸上扫视。吕桥东正眼看他，他又慌忙避开，装出专心摇橹的样子。吕桥东看了看自己腰里的盒子枪，肚中说：“这家伙一双眼珠东转西溜，我得留点神！”

正这么疑虑着，忽听站在前舱板旁边的老板娘说：“舱里水响，难道船又漏了！”

“船漏了？”

吕桥东不禁失声问了一声。他想起船老板刚才下舱喝茶的事儿，眼睛往船老板脸上一瞥，放开了橹，手机警地按在腰边盒子枪上。

“同志，昨天傍晚我就跟你说过，我的船破旧，你看，货一上船，船就漏了！”

吕桥东跑向前舱，船老板跟来。吕桥东下舱，船老板也想下去。吕桥东警惕地说：“你站在上面，这里地方窄，两人站不下，让我先下去看看。”

“好吧，你看你的，我又没叫你不看。”

下了舱，舱里果然有水。仔细一看，水从舱底一个铜板大的洞中直往上喷。吕桥东从棉花包里撕下一块棉花去塞，马上给船底下往上喷的水顶走。

站在舱背的船老板冷冷地说：“这么大的洞，一块棉花怎么塞得住？我看只能把货卸了。”

船老板娘也来帮腔：“不马上卸货，我们破船沉了是小事，你们厂这么多货色，可糟蹋不起啊！”

货色糟蹋不起，这句话象一闷棍打在吕桥东的前胸上。他急得用双手去按，用双脚去踩，水还是从洞里直喷上来。

刹那间的惊慌过去了，他清醒了些，镇静下来了，他看到漏水的那个洞圆圆的，心想船破了，会破成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圆的洞？哪里有这般巧事？吕桥东把这个船底的漏洞和刚才船老板不肯使出力气摇船、下舱喝茶……这些

可疑的事連在一起，想了一想，明白過來了：准是那個小賊眼耍的把戲！

立即，他又推翻了自己的判斷，心想要打一個洞，沒有這麼快呀，這個洞究竟哪來的？或許是老早準備好的機關，專門用來躲避派差的。

他在艙里仔細察看，發現有一個銅板大的木塞。往洞口一塞，水塞住了。他把棉花包往上一移，什麼事也沒有了。一場風險過去了，廠里的物資好好的。他站直身子，舒暢地透了一口氣。可惜船上沒有別的同志，不然他真想把一肚子高興分給一個同志來共享。他用衣袖揩去臉上的汗，跳上艙，見船老板已在那里搖櫓。他走近他，問他：

“老板，你這是什麼意思？”

船老板只是嘻嘻哈哈，不說別的。

呂橋東霎時拉下臉來，手故意拍得盒子槍啪啪的響，嚴厲地說：

“老板，我們新四軍，最軟，也最硬。你要跟我們過不去，破壞工廠搬家，我們就不能跟你再客客氣氣。你肯給我們運輸，好好運到目的地，我們不會忘記你的好處。客氣，不客氣，全看你自己啦。”

船老板小眼珠沒離開盒子槍，只是嘻嘻哈哈。船老板娘連忙說：“同志，我們一向是規規矩矩的老百姓，你吩咐就是，決不會跟你同志為難。船嘛，破舊也是真的。”

船老板知道呂橋東不是好欺的，耍花樣也沒用，就接上說：“同志，我們實在給國民黨敲竹杠派官差強打強罵弄害怕了，得罪了你同志，你不要見怪。”邊說邊丟眼色給老婆，

两个人使劲地搖起船来，船头又响起了嘩嘩嘩的水声。

呂桥东見两人这样，气也漸漸消了，又来帮船老板一起搖橈了。河上没有别的声响，只听见嘩嘩的水声。他想，三人一齐心，很快就会赶上去，跟前面的船会合在一起。

“哪一个？”

一声尖厉的喊声，从黑夜的田野里冲出来。呂桥东一惊，从腰里抽出盒子枪，張大眼睛，往声音来的地方看去，只見黑洞洞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他媽的！怎么不回話！狗娘养的，快停船靠岸，我們新四軍要檢查！”岸上又傳來喊声，划破了靜悄悄的夜空。

船老板輕声說：“同志，岸上叫停船檢查。”

呂桥东开始疑心起来：这时是什么人来檢查行船？部队和机关都已向北轉移，大概是地方上的民兵吧，不象，开口就罵人，哪里是我們革命部队的人，不是国民党特务，就是地方上的流氓坏蛋，他們看見一只大船落了后，想趁机搶劫。

当机立断，他輕声对船老板說：“別理他，你只管搖！”船老板也害怕国民党特务和坏蛋搶走他的船，听話地尽力搖橈，船嘩啦啦嘩啦啦飞速前进。

岸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显然是在追船。

“婊子养的，不給生活吃，不靠船！靠船过来，哼半个不字，老子就开枪打死你！”

船老板哭丧着臉說：“同志，他要开枪！”

船老板娘也抖抖地說：“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你們怕什么！快搖！”

“砰”的一枪，子弹“丝”的一声从船头上空掠过。船老板吓得哭了：“同志，他朝我放枪了！”吕桥东对着发枪的地方，手一挥，盒子枪射去三粒子。紧接着听见岸上又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以后什么声响也没有了。

船老板欢喜得喊起来：“跑了跑了！”船老板娘接口说：“我吓得桨都捏不住了，子弹只朝我头上打来，不是我命星高，真要回老家看外婆去啦！”

三颗子弹压下了一场风波，驱走了坏蛋，保住了一船货物，吕桥东心中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微笑着说：“坏蛋，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你不怕他，他就兴不了风作不了浪。老板娘，你说对不对？”

船老板、船老板娘做贼心虚，听吕桥东这么说，好象他的话里有话，以为人家是在指桑骂槐，是在指摘他夫妇，心中理亏，只能嘻嘻哈哈两声，当做回话。他们感激老天，今晚是个漆黑夜，船上虽有灯笼，也不明亮，夫妇俩羞得红红的脸孔，人家新四军同志也看不大清楚。

惊涛骇浪

一九四六年农历八九月里的一天，沈阳大华棉織厂厂长蔡迪生和袁玉璞，接到了上级軍区司令部的指示：国民党军队要进攻遼水一带，大华厂必須迅速轉移到乡下去生产。

可是洪水泛濫，沈阳城的城牆已一半浸在水中，高高的河岸和奔騰的河水相平。沒有大一点的船只，全厂的物資机器就搬不了。沈阳城里的軍政机关也正在向乡下迁移，船只都給机关雇去，工厂再也雇不到半只船。国民党的飞机，一天到晚旋轉在沈阳的上空，象烏鴉一样噶嗚直叫，机枪象炒蚕豆似的卡卡的直往街道民房扫射。

蔡迪生覺得肩上的担子从来沒有这么重。倘若不迅速撤出沈阳城，工人同志和机器原料成品就要遭受損失，怎能对得起党的委托！他忙和袁玉璞交換了意見，决定和全厂工人一起来商量这件事，于是立即召开了全厂工人紧急大会。

会上，蔡迪生高声說：“同志們！国民党又向我們进攻了！上级要我們迁出沈阳城，到乡下去坚持生产。我們要求大家以厂为家，先公后私，把厂里的东西，一針一縷不失、一碗一筷不丢地迁出去。大家能做得到嗎？”

会場上一齐升起宏亮的声音：“蔡厂长，我們听党的話！能做到！”“我們先公后私，坚决不失一針一縷，不丢一碗

一簇！”

蔡迪生見工人們情緒這樣激昂，覺得即使是天大的困難，在這許多覺醒了的革命工人面前，也會很快消除，心中著實興奮。瞅瞅站在一旁的袁玉璞，也正用深信不疑的堅定眼光看著他，他越發覺得自己的估計正確，覺得剛才盤繞在內心的亂麻有了頭緒，不難理清了。

“洪水包圍著城市，敵機騷擾著我們，廠里的機器原料產品又多又笨重，又雇不到船，局勢又不允許我們在這里多停留下去……”

“是啊！沒有船怎麼能搬走一個棉織廠？”

“……”

工人們三三兩兩地交頭接耳談起來，一片吱吱喳喳聲，似乎大家一時沒了主意，都感到苦惱與不安：萬一全廠物資搬不走，怎麼辦呢？

青年工人陳德法，也跟大家一樣在沉思苦慮：遍地是洪水，天上有飛機，沒有船……

他很快的想起了兩三個月前洪水圍困瀋陽城的情景：

洪水來了，水位一天比一天高。蔡迪生號召工人們：“郊區農民給洪水圍住了，瀋陽縣縣委和縣政府號召各機關團體職工去救援，有的機關同志已出動，我們是工人，應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援救農民兄弟，年青力壯的出城救人去！”陳德法、毛喜書、袁守剛等都站了出來，可是找不到船，只能對著洪水干著急。

陳德法見洪水中沖下來几塊木板，靈機一動，高興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把門板拆下來扎一只木筏？”大家都說他

想得好，于是你拆木板，我找木料，他拿来斧头，很快就扎起一个小木筏。

木筏放下淮河，一高一低地向城郊撑去。只见到处是水，树顶露在水面，屋顶与水面相平。

“快来救命啊！快来救命啊！”

陈德法和毛喜书就尽力把木筏撑过去，见屋顶上有两个大人，男的手里抱着个孩子，女的手里抱着个包袱。陈德法等就把他们救上木筏，送到城里来连忙又赶回去，又救了两个人。第三次又救了四个人，还抢出了一担粮食。他们天亮出发，天黑才回厂，一天干下来，手臂痠痛，人很疲劳，但心中很舒畅，感到这一天过得很有意思。

回想起六月里扎木筏抢救灾民的事，陈德法霍地站起来喊道：

“没有船，我们扎木筏！”

毛喜书、袁守刚、孙鸿昌都应和说：“对！对！我们找木料扎木筏！”

蔡迪生喜容满面，袁玉璞向他点头示意，他提高声音说：“好！就这么决定！年纪大的工人拆机器，女工帮助把原料成品打成包，陈德法、毛喜书、袁守刚、孙鸿昌去淮河旁扎木筏。木筏扎好，货装上去，随即动身！”

工人们分头忙去了。

陈德法约了袁守刚、毛喜书、孙鸿昌，在厂里找了些木料，拆下些坚硬的门板，收拾好斧头、洋钉、绳索、竹竿，奔向离厂不远的淮河。

四人还没有奔到河旁，就听见河水嘩啦啦嘩啦啦响。到

了河旁，映着曙光，見白洋洋的河水直往面前疾奔过去，好像要把整条堤岸带走似的。四人把木料門板放在岸旁，敲敲打打，叮叮当当地扎起木筏来。

天渐渐亮了，抬木料的，抬鉄木机的，挑洋紗的，背布匹毛巾的，陸續把物資送到河边，他們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水，惊駭地望了几望，放下肩头上的东西，又快步奔回厂去搬运东西。

岸边的物資漸漸堆成堆了，可是木筏一只也沒有扎起来。全厂的物資，沒有八个十个木筏运不走，扎木筏的几个人扎得更快了。

嘩啦啦，嘩啦啦，水声比剛才更急更响，更增添了陈德法心中的不安：水这么大，木筏会給浪头冲翻呢。

嗚嗚，嗚嗚，远处飄来了敌机的号响声。一眨眼工夫，两只銀灰色的飞机已到了沅河的上空。搬运物資的工人連忙离开河岸。双手忙着砍木料的袁守剛看看陈德法，意思是問：“我們怎么办？”陈德法昂起头看了一眼，仍不停地拿釘子釘进木料中去。袁守剛、毛喜书、孙鴻昌見陈德法这样，也不离开河岸。

呼的一声，河中濺起一片浪花，敌机从河上掠过，飞走了。沅河旁又是人来人往，忙着搬运物資。毛喜书朝那漸漸望不見的敌机的影子望去，見河的上游有只船艇模样的东西漂下来，他揉揉眼，再看看，的确象只船，便大声喊起来：

“看，什么东西下来了？”

“什么？”

毛喜书用手指着上游：“嗟，嗟，你看那里！”

陈德法、袁守刚等都朝毛喜书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个什么大东西下来了。大家都吃了一惊：是敌人乘船下来？还是什么机关搬家的船？

正这么猜想着，那大东西渐渐近了，模样儿也渐渐明显了。

孙鸿昌第一个喊起来：“是一只船！”

袁守刚喊：“大船，一定是大船！”

毛喜书喊：“没舱没篷，象条树排！”

陈德法仔细看了看，高兴地喊：“木筏！是只很大的木筏！”

四个人正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谈着，木筏已冲到离他们几百丈的河中心，已看得清清楚楚。陈德法跳起来喊：

“一只空的大木筏！”

毛喜书喜冲冲地接口说：“怕是上游我们机关的木筏，洪水冲呀冲的，把它的缆索冲断了，它就向我们这里漂来了。”

袁守刚羡慕地说：“我们有这么一只大木筏，厂里的三四十台铁木机都可以运走了！”

陈德法也在想：有了这么一只大木筏，厂今天就可以撤离流阳城。蔡厂长说过局势紧急，流阳城不能久留，今晨敌机已来过一次，倘再来扫射轰炸，万一有颗炸弹中了工厂，这怎么办？还是早一刻转移，早一刻安全，早一刻可以到安全地方去装机生产。

“跳下急流，拦截木筏！”这念头象闪电似地闪过他沸腾

的脑海。他出神地往汹涌奔腾的河水看去，只见木筏象飞一样给浪花推送下来，离他站的地方渐来渐近了。

“下去拦住他！”陈德法高声喊。

袁守刚看看毛喜书，毛喜书看看孙鸿昌，陈德法从大家惊疑的眼光中，懂得了三个同志的心思：洪水，急流，象发怒的狮子，象饥饿的老虎，人跳下去，会一口把你吞下去！

“我们听党的话，先公后私，坚决不失一针一线，不丢一碗一筷！”

陈德法在心里重复说了这几句响亮的話，眼睛很自然地_从同志们的脸上转到岸上堆得高高的物资和机器上面。他想，凭自己年轻力壮，识几分水性，一定能把这大木筏拦住；即使洪水吞下自己，为革命嘛，能怕危险牺牲？

大木筏一秒钟冲下好几丈，再不容人深思熟虑了，陈德法把夹衣夹裤一脱一摔，噗通一声，象飞燕似的跳入浪花里。

浪花一朵朵往他头上身上打来，他双手狠命地拍着咆哮的洪水。洪水高一个浪头低一个浪头，一下把他往上抬，一下把他往下摔，任意地摆弄他。

陈德法被冲到河中心去了。河中心的水流又急又猛。一个浪头象小山似的压下来，他全身下沉了，急忙往上一窜，头刚冒出水面，另一个浪头又压下来了，打得他眼花头晕，沉下水，身子给冲下好几丈远。

“拦住木筏！拦住木筏！”他好象听见熟悉的蔡厂长的話音，清醒过来了，尽力往水面升起。刚一睁开眼睛，见一个庞大的东西正朝他胸部直冲过来，他正准备迎上去，忽然听

見有人在旁急喊：“快向左边註开！快向左边註开！”他双手一撥，身子轉到木筏左边，伸出右手，去攀木筏，木筏沒攀住，人又沉到水下去了。“怎么也不註跑了！”他在水中往上一縱，双手抓住了木筏。木筏拖住了他奔了几丈路，他快要攀不住了，使出全身力气，往上一跃，人上了木筏。

陈德法站在木筏上一看，見毛喜书、孙鴻昌、袁守剛三人正在木筏右边追赶木筏。原来他們三人見陈德法不顧生命危險往河中跳，也就連忙脫去衣褲，跳下河去。見陈德法將被木筏冲倒，他們一边喊他向左边退註，一边往木筏右边游来。

一个浪头扑来，木筏顛了一下，陈德法見三个同志都沉下去了，吓得惊喊：“喜书！鴻昌！守剛！”他准备跳下去，搭救同志，另一个浪头又把三人推出了水面。他忙把筏上的粗纜丢給毛喜书，伸手拉住了靠在木筏边的袁守剛；毛喜书抓住粗纜，騰出一只手拉住了孙鴻昌。

“好了！”陈德法抹去臉上的水轻松地透了一口长气，兴奋地说。四个人都站在木筏上了，战胜了洪水急流，个个手痠脚軟。这时，才看清大木筏上还有鉄軌，鉄軌旁有几根又粗又长的竹篙，竹篙的头是用鉄片包着的。毛喜书贊道：

“好漂亮的大木筏！”

嗚嗚，嗚嗚嗚，刺耳的声响压低了嘩啦啦、嘩啦啦的水浪声。陈德法輕喊：“飞机来了，快往后边撐！”一面拿起竹篙，孙鴻昌和毛喜书也各搶一根竹篙，他們分別站在木筏的四角，猛地插进洪水，把木筏橫过来，向岸边撐去。

飞机到了头上，卡卡卡机枪扫射起来，机枪子弹在木筏

左边几丈路外的水面，划下了一条沟似的，打起的浪花有丈多高，落下来溅了陈德法一身。陈德法心思全放在木筏上，仿佛旁边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只用力把篙往水中猛撑。

四个人象下山的小老虎，使出浑身的力气，竹篙啪啪的打着浪头，木筏渐渐靠近了河岸。一个浪头打来，木筏又离河岸远了。陈德法着急地喊：“快把绳缆丢上岸去！”袁守刚就把绳缆丢上去，岸上十多个搬运物资的工人抢住绳缆，一齐拉绳，木筏靠上了岸边！

四个人上了岸，十多个同志把他们围起来，有人说：“你们啊，真行！看见你们落入河底，我们真给你们担一百个心啊！”四个人微微一笑，答谢了同志们的关怀。大家劝他们回去换换衣服，吃了早饭，再来扎木筏，他们没有答应。

人群让出了一条路，蔡厂长来到陈德法等人的面前，也不顾他们浑身水淋淋的，分别拥抱了四个人。听旁边的人说他们连衣服也不回去换，早饭也不回去吃，就板起严肃的面孔说：“同志，厂没有机器原料办不成；有了机器原料，没有工人，也无法生产布匹毛巾。我可没有权力，批准你们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走，立即回厂去换衣吃饭！”

四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知道不走不成，就眨眨眼往厂里奔去。手忙脚乱地换了衣服喝了粥，又赶回岸边，扎那个还没有扎完的木筏。

木筏扎好，已过中午。午饭后，他们和男女工人们一起把铁机、木机、棉花包往大木筏上搬去，把洋纱、土纱、布匹、毛巾、药棉棉花等，装在另一个木筏上。

天黑下来了，两只木筏上都点上了煤油灯。陈德法、毛

喜书、孙鸿昌、袁守刚管大木筏；另外三个青年工人管新扎的较小的木筏。

大木筏一离岸，就象脱缰的馬，往下直跑。不一会，前面有座木桥，陈德法高喊：“小心桥柱！”一边两个人，用竹篙控制住木筏，从桥洞中钻过去了。

霎时，眼前开闊了，到处是水浪滚滚，有些地方能看见一点岸影子，有些地方河跟岸不分，只是白茫茫浩浩荡荡一片。流河的水流本来很急，这两天水大，上游直泻下来，水势更猛。木筏不象船，船有舵有桨，木筏只能靠竹篙撑，平日就不易管住，此时在惊涛骇浪中，顺流急下，东奔西突，更是难以駕馭。

“就是拚了命，也不让洪水逞凶！”两只筏上的七个工人什么也没說，只是埋头撑篙。睁大的眼睛里射出坚决的眼光，每个人战胜洪水保住物资的意志比铁石还坚！

夜渐深了，深夜的冷风也来帮凶，嘶嘶地呼喊着，追逐着嘩啦啦的浪涛，掠过木筏，直往陈德法身上扑来，从衣角袖口往里直钻。他觉得很冷，双臂又疼又麻，一竹篙下去，觉得水流的冲激力更大。

一股股急流汇向右岸一个缺口，水底象有个巨人，伸出一条巨臂，嘩的一响，把木筏拉过去，怎么也拦它不住。

“快！快！快撑住它！”

“撑住它！撑住它！”

四条竹篙象鋒利的长剑，要把冲向缺口的急流拦腰斬断。但急流还是把木筏往缺口直送直推。

四个人站到一边，提起一只脚，把全身的力用在竹篙

上，向水中猛撐。

大木筏終於停住了。竹篙再一用勁，木筏轉過身來，離開缺口，在浪花中打轉，一下子翹起，一下子伏下，四個人忙分站兩邊，竹篙一齊上下，才把木筏管住了。

孫鴻昌正站定喘口氣，毛喜書剛伸手抹去滿臉汗水，陳德法見那邊又匯來一股急流，向左岸一個缺口沖去，木筏象燈蛾撲火，往缺口撲去。他連聲急喊：

“拦住它！拦住它！”

四個人死命地往一邊撐，木筏還是往缺口直沖。陳德法恨不得手臂忽然伸長十丈，伸往河心，把木筏釘住。他和三個伙伴頭朝河，竹篙彎得象張弓，象在缺口近處插下了四根木桩似的，木筏在缺口邊上絲的一聲擦過去了。

急流成了漩渦，木筏急轉了身子，一邊傾斜，直向河水深處鉆去。毛喜書見河水滾滾翻上了木筏，慌得大叫：

“翻了！翻了！”

陳德法腳踩在水里，他這時只有一個念頭：人在木筏在！他沒有移動身子，一邊把竹篙緊緊頂住，一邊厲聲喊：

“站穩！站穩！”

毛喜書也忘了險惡的情景，盡力頂住篙，木筏才穩住了。

毛喜書吐了吐舌頭；陳德法透了一口長長的氣，定了定心，向兩岸望去。一看木筏只走了幾丈水路，可是他們已在河上搏鬥了將近點把鐘了。

“啊呀！”

陳德法聽見嘩嘩的水聲中發出一聲駭人的呼號，急回

过头来，只見后面的木筏直往左岸缺口冲去，筏上一个年輕工人一个斤斗棒进浪濤里不見了。他忙对毛喜书、袁守剛說：“你們小心了！”一跃入河，往左岸缺口游去，去追那給浪濤卷走的同志。同志，比鉄机更要紧啊，管它惊濤骇浪厉害險危！

跌下河的年輕工人，昏过去了，任急流把他送往缺口。陈德法往前猛扑，在缺口旁边几尺的地方，托住了那年青同志的下巴，抬出水面。那个年青工人吐出几口水，睜眼一看，說：

“德法同志，是你！”

陈德法見木筏已冲近了，忙說：“快拦住它！快拦住它！”正这时，一个浪头扑过来，把两人撞向缺口边的堤岸上，两人重重地碰着水中一条硬硬的东西，一摸，是两株大树干，两人一下子抱住了水下的树干，对木筏上的人急喊：

“这里是缺口！这里是缺口！”

在木筏上的两个青年工人，咬住牙，頂住篙，木筏从缺口边擦过去了。陈德法和那落水的年輕工人，繞过缺口前的急流，游回到木筏上。

撑了一夜，这两只木筏在流河里，只走了十多里，到了东石桥。陈德法等七个工人渾身湿透，站在木筏上，望着載着物资的木筏穿过东石桥，自豪地笑起来了。突然，他們听見远处轰轰轰几声巨响，不一会，嗚嗚嗚，两架敌机已到了头上。陈德法看見这两只飞机比平常的大，恨恨地說：“你們叫丧吧，蔣介石要进坟墓了，你們叫丧吧！”

敌机大概沒有发现木筏，照直飞过去了。原来这两架

敌人的轰炸机是到淮阳去轰炸的，刚才几声轰响就是炸弹的爆炸声，有几颗炸弹落在大华厂厂房附近，有几颗正落在流河口岸上陈德法等扎木筏堆物资的地方。

兄弟两条路

大华棉織厂搬到了湯閘以后，接到了六分区司令部的指示：工厂在前六塘河、后六塘河中間选择适当地址安机生产。这一带，离隰水、沈阳各約八十里路，又是水蕩区，水象城墙保卫着工厂，敌人一来，浮桥一拆，敌人一时就难过来。厂长蔡迪生、袁玉璞等就决定选择徐屋基做厂本部，徐屋基附近的十个小村庄做厂房，車間就安在老百姓家里。这一带的老百姓，軍属很多，不是丈夫参军，就是儿子当革命干部。革命工厂的工人一到，象亲戚来到，你騰出一間房，他让出两間屋，帮着工人把鉄机、木机、棉紗、皮革（当时大华厂还附設一个皮革厂，給部队制造子彈带、公文包和皮鞋等）抬进家去，笑呵呵地說：“同志，你們要借什么尽管跟我們說，我們穷人別的沒有，旧的桌椅板凳是有的。你們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們劳动惯了，力气有的是。”

蔡迪生和工人陈德法等人都激动地說：“謝謝老大爷！”“謝謝大嫂子！”大家都好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前綫需要棉布皮革一类軍用品十分火急，蔡迪生对工人们說：“同志，在这里沒有大米、麦面吃，沒有汽油灯照明，但是前方战士比我們更苦，他們正需要軍衣、毛巾、葯水棉花和皮革。为了前綫，为了革命战友，我們要用加倍的勁头

来生产！”

陈德法等工人想起在战壕中吃小米拿步枪跟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搏斗的解放军战士，就响亮地回答：“蔡厂长，为了前线，我们愿意通宵织！”

白天不离机器。天黑下来了，大家狼吞虎咽似地吞了两碗棒头面，在机旁点上蜡烛。烛光虽小，工人的劲道却挺大，一脚重一脚地快踏起来，看见很快织出布来。即使手麻腿肿也不大觉得了。

全厂工人连续奋战了几个月。这时敌人的七十四师从漵水向北推进，工厂接到六分区的命令：北撤到山东去！

北撤到山东去，要当地的工人远离家乡，在这敌人猖獗、战火纷飞的日子，确实不是件平平常常的事。蔡迪生在党支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支部会上决定由蔡迪生向工人们说清当前的形势和北撤的意义，作一次报告。估计大多数工人会一心一意跟厂北撤的。

陈德法听了蔡厂长在大会上的谈话以后，回到织布间，看见同车间工人袁守刚、毛喜书、孙鸿昌等也都回来了，就问他们：

“你们准备怎样？”

“德法，你呢？”

陈德法入厂前是个贫雇农，家中贫苦，做死累死，菜粥塞不饱肚子。后来由堂兄陈德松介绍进了厂。进厂以后，蔡厂长把他当作一家人，工人们把他当作亲兄弟，同志同志，叫得他心里甜。吃得饱饱，穿得暖暖，棉被都送上床。开始做工的第一天，干活浑身是劲，工人们见了，都暗暗吃惊。第

三天，他对自己說：“陈德法，你現在找到了个温暖幸福的家，要一心无二，永远跟着厂！”

北撤山东，山东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只听說很远很远，那边的百姓生活很苦很苦。去了不知哪一天能回家来，家里还有个年老的娘，还有个只二十岁的年輕妻子，結婚还不到一年哩！在会上，陈德法的心，就在走与不走的三岔路上打轉轉了。

“同志們！我們北撤山东，不是逃跑，是为了保全革命的有生力量，将来給国民党更狠的打击。我們今天能大踏步撤退，不久就能大踏步回来，不但要恢复根据地，还要横渡长江，直捣南京、解放江南！大家过去听党的話，吃的艰苦做的欢乐，吃的粗糲織的細軟，大家做得对！今天，往后，大家仍应听党的話。这是决不会錯的。当然，革命是自愿的，不愿北撤的可以疏散回家；愿意北撤的跟我們走，有妻子要带的可以带去，要回家跟父母亲交代家务的可以請假。”

这一番話，在陈德法听起来，好象是专对他談的，他心中一陣热一陣；厂长的話說得多好，想得多周全，对，听党的話不会錯，跟厂走！

山东虽远，能去就能回；山东虽苦，山东人苦得住，我們也苦得住。隆冬床上无被，开春缸里无米，还有什么人比貧雇农更苦！

厂是个革命工厂，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人有枪，有远大前程。在北撤路上，碰上国民党匪軍，可以一个拚他一双，不給他便宜。离厂回家，象婴儿离了娘，象魚儿离了水，国民党一来，自己单枪匹馬，赤手空拳，还不任他們宰杀！

“对，一心无二，跟厂走！”在散会时，他下定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还想到，应该多动员一些同志一起走。

这时，毛喜书一問陈德法，陈德法随即响亮地回答：“我是穷人，我是工人，别无牵挂，跟厂走！”

毛喜书、孙鸿昌、袁守刚都神秘地笑起来。

“笑什么？”

“嫂嫂还备好粗绳一条，捆你双腿呢，还说无牵挂。”

陈德法红着脸说：“一心向革命，什么也捆不住！”

毛喜书认真地接口说：“德法，这句话倒对，一心向革命，什么也捆不住！”

陈德法听毛喜书的口音，知道毛喜书也有决心上山东，趁机激动地说：“喜书，鸿昌，守刚，我们都是贫雇农，苦味甜味都尝到了，不跟党走跟谁走？”

毛喜书接口道：“说得好！”

“鸿昌，守刚，你们呢？”陈德法又问。

“你真把人看扁了，难道山东只许你们去，就不许我们去！”

陈德法乐了，对大家说：“我们马上回家看看，马上赶回来！”

毛喜书装着一本正经地说：“别的人都该回家看看，德法一身无牵挂，就不用回家了！”

嘻嘻哈哈，几个人象小孩子样地挤眉弄眼，朝陈德法傻笑。陈德法被笑得一脸通红，但他忍住不笑，严肃地说：“笑什么，我堂兄陈德松家里日子好过些，我要跟他一起回去，帮他跟伯母嫂嫂说说，兄弟俩好一起上山东！”

袁守刚学着蔡厂长说话的口吻，说：“德法同志，这倒是正经事，我批准你回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德法和陈德松，从徐屋基向西跑，跑了五里路，天将晚了，到了自己庄上大埝口。陈德松直头直脑往家跑去。陈德法看见自己家门，脚步反慢下来了，心想怎么对娘和希琴说呢？希琴倒没有什么，就是怕娘不肯。边想边走，到了自家门口，呆了一呆，伸手推进门。

陈德法的妻子赵希琴看见丈夫回来，淡淡一笑，低下头。陈德法的母亲欢喜不迭地说：“德法，你回来了，我们正盼着呢！”他娘说着，向她斜瞥了一眼。赵希琴偷偷向丈夫一瞟，好象说，你哪里知道家里人在担心！

陈德法淡淡地问：“娘，你们盼什么？”

“外头风声紧，你还瞒你娘。跑反的老百姓说，蒋秃头又要来造孽了！你回家来很好，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省得我操心。”

陈德法暗暗想，娘还当我是丢了工厂回老家呢，这叫我怎么对她说好呢！他咬了咬嘴唇皮，说：“娘，蒋秃头不会耽我们穷人团聚在一起的……”

他娘开始警戒起来了，瞪大了眼，说：“德法，那你打算怎么样？”

“娘，我们工厂要搬家……”

赵希琴听说工厂要搬家，丈夫原来不是回家，是来跟她们交代家务的，心情也一步一步紧张起来，大眼睛一眨不眨注视着丈夫严肃的脸孔。

陈德法的母亲可急了，打断了儿子的话，说：

“工厂搬家，搬到哪里去？”

“往北搬嘛。”

儿子的神情语气，逃不过母亲锐利的眼光，忙问：“往北搬，也总有个地方呀。”

“往山东搬。娘，搬去就搬回来的……”

婆媳俩同时惊愕地喊出了：“你要到山东去！”

陈德法走近他娘说：“娘，厂里男女老小都走，德松哥也一起去。”

“到山东去，我不许！”他娘别过脸去。

“娘，我们会回来的！”

“兵荒马乱，跑到山东，回来，回来，等你回来，我骨头都入土了！”

“娘！……”

“你别娘啊娘的叫，有我娘，就听娘的话，不去山东，留在家种田！”

赵希琴呆呆地站着不动。她怕丈夫走得远远的，她又觉得丈夫走比留下有好处；她心中就这么忐忑不安。

“我去热粥你吃，没空听你的。”他娘回身就往小灶房急急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到媳妇身边，推推她，轻轻说：“你去跟他说说。”又回头走。走了几步，又跑来嘱咐媳妇：“你可不能放走他啊，家里就靠他一人！”这才急急奔进灶房去。

赵希琴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想着想着，哭起来了。

陈德法想再和母亲谈几句，朝前走了几步，又觉不对，折回来，见赵希琴在揩眼泪，发急地说：“希琴，你怎么啦？不帮我劝劝母亲，还哭！”

赵希琴感到自己太委屈了。婆婆要自己劝阻丈夫，丈夫要自己说服婆婆，自己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加上敌人要来，丈夫要走，婆婆年老，自己年岁又轻，日后怎么办？抬起泪眼，说：“你只晓得自己跑，就不想想我们！”又伤心地哭泣起来。

“我不为你们着想，我就不回来了！”

“你……”赵希琴说不下去，又哭了。

陈德法坐到妻子身旁，倚着她轻轻地说：“你们要我不离开家，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啊！”

“死鬼！你就是嘴上说得好听！”她抹去泪珠，不好意思地朝他看了一眼，又怨他又疼他。

“你和娘不懂。”

赵希琴以为丈夫说的不懂，是指不让他革命，不懂道理，就越发感到委屈，生气地说：“不懂不懂，就是你懂道理？”

“希琴，你生气了？”陈德法伸手拉着赵希琴的手臂。赵希琴见他满脸为难的神色，眼睛朝他翻了翻，撅着嘴不作声。陈德法见妻子不是真生气，就轻轻地亲切地说下去：“希琴，我不是说你不懂道理，我是说你也要替我想想，我参加了革命工厂工作，工厂北撤正是工厂困难的时候，我丢开革命工厂回家，怎么对得起革命？”

“我又没叫你不要革命！”

“你这话说对了。再说，倘若我丢开厂回了家，国民党反动派一来，地主还乡团回来，还让我陈德法过安生日子？”

“啊！”

赵希琴失声叫了出来，满脸露出惊恐的神色。她刚才

就沒有想到這上頭去，給丈夫一提醒，過去還鄉團吊人殺人活埋人的慘狀，都在眼前映現出來。好象丈夫立刻要被國民黨抓走似的，猛伸出手，一把拉住了丈夫的手臂。半天，她才說：

“娘……不會給你走的！”

“娘明白了道理，就不會攔我！”

他娘把熬好的粥端出來了，放在桌上，氣呼呼地說：“只管講話，肚子也不餓了嗎？”

趙希琴這時才發覺婆婆站在面前，忙站起身來。

陳德法向趙希琴呶呶嘴，意思是叫她去跟娘說說，他自己就跑到飯桌旁坐下，喝起粥來。他一面吃粥，一面注意着母親和妻子，只听兩人噥噥咕咕在談。後來他看見娘向桌邊走近來，他裝做專心吃粥的樣子，發出呼嚕呼嚕的声响。

他的娘捏着兩個老拳，又恨又疼地說：“德法，你別怪娘，你娘老了，胡塗了，你想得對，你走的是正路，娘不攔你，託你走！”

陳德法丟下碗筷，站起身來，雙手扶住了娘。他覺得手背濕濕的，那是母親的淚水啊！又見趙希琴在一旁低聲抽噎着。他頓時覺得心里有點亂，猛的坐下來，狼吞虎咽，把大半碗粥喝下，忘了撿菜，嘴一抹，站起來就跑。

趙希琴在他後面趕了几步，吃驚地問：“你就走？”

他邊走邊應：“不。我到德松哥家里去，幫他跟伯母嫂說說。”

德法娘听了，說：“他們不比我們，日子好過，德松不會走的。德法，你別多事，往後有個一差二錯，會招人怨不盡。”

陈德法心中估量，娘的话也在理，但劝堂兄跟革命工厂走是我的责任，就边往外走边应着：“我知道，我知道。”

陈德法一口气跑到陈德松家，见陈德松正和他娘、妻子在说什么，见他一到，大家忽然不说话了，都站起来让坐。陈德法跟德松的母亲和妻子打个招呼，就跟陈德松跑到厢房里去。

“德松哥，伯母和大嫂怎么说？”

陈德松装出一脸苦恼，直摇头。

“她们舍不得让你走？”

“是啊，我说干了嘴唇，娘还是一百个不允許。”

陈德法信以为真，就热情地说：“我帮你给伯母大嫂说去！”

“好吧！”

陈德法跑到陈德松母亲妻子那边，德松妻子端来一条板凳，说：“叔叔，听说你们工厂要跑啦？”

“大嫂，伯母，我们厂要搬到山东去，不久就会回来的。”

陈德松妻子撇撇嘴，没说什么。陈德松的娘冷冷地说：“回来，怕没有这么便当吧！我听人家说这趟国民党下来几十万，新四军到天边，他们要追到天边。这趟，新四军算定完蛋了！”

陈德法愕然，他真不相信这样刺耳的话会出自他堂伯母的嘴里。如果任他的性子，他要一气冲出门去，再也不进这堂屋。但想到工厂在困难时，多一个工人便多一分力量，就按住火性，解释给她们听：“伯母，这是坏人造的谣言，别听它！”

“是謠言也好，不是謠言也好，新四軍要跑，國民黨要來，這總不會假。”說了，朝媳婦看了看。德松妻子連連點頭。

“伯母，新四軍能跑走，也一定能回來。我和德松哥跟工廠上山東，伯母，你答應嗎？”

“德松上山東？就是我老胡塗答應，你大嫂也不會答應。”

陳德法誠懇地說：“伯母肯答應，大嫂一定也會答應。”說到這兒，探視了德松妻子一眼，只見她臉孔板板的，顯出很討厭他的樣子；陳德松想，自己母親妻子沒有懂得道理與情勢以前，也是舍不得他離鄉別井去奔波的，就耐心地說下去：“伯母，大嫂，國民黨的凶狠，你們不是不知道。倘若我們不跟工廠走，留在家里，還鄉團一來，參加過革命工作的人，在家也是不安身的。”

陳德松的娘呆住了，望着媳婦沒了主意。陳德松妻子起先臉上也露出驚慌的神色，不一會又慢慢退去了，換成一副滿不在乎的臉孔，淡淡地說：“德法叔，我們家里不種地主的田，不欠地主的銀，不倒租，不斗霸，又沒得罪人家。他們再強橫，也不能不講點理啊！”

“國民黨反動派還講理？”

陳德松娘看到媳婦說話說到岔路上去，忙用話扯開了，她說：“老實不瞞你老侄子說，我們家還有口粗米飯餬口，不爭德松幾個工錢。兵荒馬亂，我要他留在身邊，才放得下心。”說了，沉下臉來，伸起懶腰。

陳德法知道她們下了死心，說也白着，就趁機說：“伯母要安歇了，我也不吵擾你老人家了。”說到這兒，總覺得自己

沒有做好这件事，边站起身边說：“伯母，大嫂，这是大事，你們多想想才好。”

“是啊，德法，你伯母也盼你不去的好，离家千日不比在家一朝，这古話不会錯。”

陈德法苦笑一笑，回到厢房，愠怒地对陈德松說：“她們不听劝！”

陈德松双手一摊，說：“是啊，我不是給你說过。”

这时，陈德法觉得他堂兄的神色和語气都有点不对头，猛然間想起母亲吩咐的話，顿时悟到了，原来陈德松他自己也不想跟厂走。他开始厌恶起眼前这个人了，严肃地对他說：

“德松哥，走与不走，脚在你肚下，还是要你自己下决心！”

“决心，我早下了。娘寸步不离身，只怕走不了！”

“你夜里溜出去好了！”

“好！你先回家去，免得我娘多心。我陈德松一定回工厂，一定跟厂北撤！”

陈德松的娘摸进厢房来，咳嗽一声，似笑非笑說：“你們兄弟俩真是情义长，一攀談就没个完。”

“德松哥，我走了，伯母，你歇息吧，夜不早了。”陈德法就別轉身，跑回家去。

陈德法到了家，見母亲和妻子正在豆油灯下縫补什么，他叫了声：“娘！”他母亲問：“德松去不去？”他原想說陈德松无心北撤，怕触动娘的心，就只淡淡地說：“他娘不肯。他自己决心回厂。”

“我看不会去。有田有房，他是不会走的。”

陈德法只得应了声“唔”。见夜已深，催他娘：“娘，你好歇息了。”他娘推着媳妇说：“希琴，你先去歇歇，我年老了，还不想睡！”赵希琴没有移动身子，德法娘又催促她。赵希琴说：“娘，我把这双袜子补好再去歇息。”

第二天天没有亮，陈德法醒来，发现赵希琴不在身旁。他一骨碌起来，见母亲和妻子还在豆油灯下忙什么，他心上又涌上了江水奔腾一样的思潮。但一想到工厂、革命、工人、同志，心地又豁然开朗了。吃早饭时，端上来的是他娘亲手煮的蛋，德法吃着，味道觉得特别鲜美。吃好早饭，把娘和妻子昨夜给他缝补的衣裤鞋袜打了个背包，跟娘和妻子告别。

娘和妻子送他。他叫她们回去，她们还是要送。送了三里路，德法说：“娘，你要把我送到工厂吗？回去吧，我又不是孩子，会照管自己的，况且厂里有厂长和同志，他们象自家人一样照顾我。”他娘听他这么说，才和媳妇身倚身停住了步。

他走了十多步，回头一看，见妻子呆呆地站在那里。娘向他喊：“到了山东一定要捎封平安信来！”

“知道了！娘！”

他旋转身，朝着刚升起来的太阳，昂着头，直奔厂里。

到了厂，知道陈德松没有来。北撤时，陈德松还是没有来。两个兄弟，一个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北撤山东，南旋江苏，始终站在机器旁为人民服务，立了功，做了一个有意义的人；一个离开工厂，离开了革命，成了一个不知为什么生活的人。兄弟俩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东沟取宝

一九四六年农历八月間，国民党反动派軍隊攻打漣水、阜寧，在漣陽東溝的和昌棉織廠，連夜組成了一個糾察隊。經理兼黨支部書記李紀丰，考慮到織布工人楊新民過去曾在區鄉政府當過中隊長，帶過地方武裝，一雙手兩支盒子槍，百發百中，打得敵人貼出懸賞：誰捉到楊新民，獎賞五百銀洋。平日又了解這個出身貧農家庭的共產黨員，對革命赤胆忠心，就決定委派他做工廠糾察隊的隊長，率領隊員保衛工廠。

楊新民接受了這個重要任務，就帶着隊員，日里輪流生產輪流放哨，夜晚輪流巡邏，不讓特務和坏人破壞工廠一針一線。

到了臘月十三日，反动派从阜寧下来，向漣陽河扑来，来势又猛又急。李紀丰得到情报，和厂里其他几个負責人开了临时紧急會議，立即率領全厂工人一百多人，携带厂里的原料棉花和紗布毛巾，搶渡漣陽河。到了漣陽河西十几里路的一个只有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庄里，已是午后两三点鐘。

来了情报，說反动派軍隊已到离东沟三四里路一个庄上住下，明天可能会到四乡各村燒杀。李經理头脑里閃过第

一个念头就是那許多笨重的鉄机木机，撤退时沒有能隨身帶走，留在沅阳河东东沟的各家各戶中，好些机子还在地主滕三家里。他好象双手沾上油漆，捧又捧不掉，洗又洗不淨，一身煩躁。他对自己說：“無論如何，不能让敌人到手，也不能任他們破坏，要設法連夜运过沅阳河。”

到敌人落脚的地方附近去搬运几十台鉄机木机，叫誰去呢？他的眼前閃出那个雄赳赳的寬肩膀的糾察队长楊新民。但搶渡沅阳河时，曾見楊新民在船艙中，双手抱胸，身子縮做一团，問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只說沒有有什么沒有有什么，李紀丰伸手一摸，額角火燙，原来他深夜巡邏受了涼，得了重伤风。李紀丰覺得不能叫他去，还是自己去，可是又怕临时情况有变化，全厂一百多人沒有人領導。他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找楊新民去。

找到楊新民，只見他躺在地鋪上，臉孔紅通通，显然是在发高烧。他把溜到嘴边的話咽下肚去，探問起他的病况来：“新民同志，你发烧还没退？”

“李經理，发烧等一下就会退。我水里去火里来倒不怕它，只是人在河西，机在河东，真叫人发愁。”

李紀丰見面前这个直来直去的同志，身上发着高烧，心中却一心牵挂着厂里的鉄机木机，真想紧紧地抱他儿抱，夸他几句，但覺得这不是时候，只这么說：“是啊，今晚上鉄机木机不搶运过河，明晨就不是我們的了！”他仿佛是在跟自己說話，跟自己商量似的。这个結，怎样解开呢？腊月寒冻天，但他額上却渗出汗水。

楊新民領悟到李紀丰的忧虑比他还重三分。他霍地站

起身来，笑着說：“李經理，这样吧，我今晚过沅阳河去！”

“你？……”

“李經理，我行！你看，我不是跟平日一样棒？”

楊新民知道到东沟去取机器，是件艰难危險的事，但他更懂得，保住了机器，就是保住了革命工厂。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嗎？就是因此而牺牲，他也会直跑前去，連头也不回一下。

李紀丰沉思起来；楊新民故意說：“李經理，你信任得過，就把这件事交給我！”

“好！好！我祝你成功。这次到东沟去，你要注意队员的安全，小心警惕第一。”

“經理，我記住了！”他奔出房去，突然头有点发暈，便停住步子定了定神。哨子一吹，二十二个年青的糾察队员从四面八方跑攏来，大家都注視着队长，都想早点知道是个什么任务。

楊新民把任务对队员簡略地談了几句，然后对大家說：“到东沟去运机器，很艰險，也挺光荣，队员可以自愿参加，哪个愿去就站出来！”

二十二个队员一个个地全部站了出来。

楊新民見了，欢喜得什么似的，喊道：“好！好！我們立即散队，两人一組，分散到附近河边去找尋小船；雇好船，到前面河埠头集合。吃过飯天黑就出发！”

天黑了，月亮上来了，二十只小船在村前河埠头集合了。楊新民一查点，見有几只小船是做生意人的，有几只是富农的，想另雇，但時間已来不及，就叫船老板开船，向沅阳

河划去。

小船象魚群似的悄悄跟着队长的船向东駛去。

船到了东沟河埠头，楊新民带队员呂华春、張斌跳上岸。三人把子彈推上膛，脚尖輕輕踏着淡淡的月光，摸进了东沟。

周圍靜悄悄的。有只狗咬了两声，見走近的是熟人，也就不叫了。楊新民說：“呂华春，你到村东，張斌，你到村西，发现有什么情况，火速赶到滕三家来，切切不可放枪！”两个队员接受任务走了。楊新民赶回河埠，把队员带到嘉河的滕三家来。

叫了半天，滕三才把門开了。見了楊新民，裝出惊異的样子說：“我当是誰半夜三更叫門，原来是楊新民兄。新民兄，你回来有什么貴干？”

楊新民客客气气地說：“滕三爹，李經理叫我来运鉄木机。”

“这么晚来运鉄木机！”滕三瘦削的臉上升起狐疑的神色。

“是的，我們要在那边开机生产，特地来启运的。”

滕三千笑着說：“鉄木机是你們厂里的，运回去开机生产是正事，我滕三不应多話。不过，不过这东西又粗重又笨大，我家的門小，抬不出去，倒是件麻煩事。”說了，小眼珠直轉，嘻嘻假笑不止。

滕三的老婆在內室听见工人来搬鉄木机，掬着又矮又胖的身子，到了門口，插上嘴說：“我先生的話一点不假，門小机大，实在抬不出去。”

楊新民皺了皺濃眉毛，還是那麼客客氣氣地說：“三爹，三奶奶，沒法子，只好跟你們商量，拆個牆洞。”

滕三丟個眼色給老婆，他老婆高聲嚷起來：

“楊同志，說別的都依你，拆牆，這可不行。沒欠人債，欠人租，怎好挖起牆根來！不行，不行！”嘴張得老大，下巴的肉一抖一抖，肥得要掉下來似的。楊新民覺得肚里一陣噁心。

滕三也搭腔說：“新民兄，拆牆是不吉利的。”

楊新民心里冒上來一股火，但把它壓了下去，笑着輕聲說：“三爹三奶奶，何必這麼大喊大叫，我們拆了你的牆，等兩天担保給你修補好。”

滕三的老婆指手划腳，身上的肉抖動着，高聲喊：“等兩天，我到哪裏去找你們！”

汪汪汪，一頭狗在門外叫起來。

楊新民机警地把手按在腰里槍柄上，丟個眼色給站在旁邊的一個隊員，那隊員溜出門口探聽動靜去了。楊新民這才回答滕三的老婆：“三奶奶不放心，我們付你工錢就是。”

滕三的老婆指着牆，大喊大叫起來：“拆牆，送我黃金也不能答應！”

門口狗又叫起來，起先是一頭，後來兩三頭狗一齊汪汪地越叫越凶。

一個隊員忍不住了，說：“楊隊長，時間不早了，別跟她磨，我們拆去！”說了，就向牆邊奔去。

滕三的老婆伸出雙手，象一扇肉屏風，擋住這個隊員，

尽力嚷起来：“墙是我們滕家的，說不許拆就不許拆！”

門內嚷得凶，門外的狗也叫得凶，老远都听得見。

楊新民什么都明白了：滕三这老狐狸，想吞灭工厂的铁木机，叫老婆吵得凶，狗叫得凶，好让三里外敌人的便衣前哨发觉，敌人追来，工人就会撤走。铁木机就是他滕三地主老爷的了。他想起小时曾給滕三一样刁滑險恶的地主罵过挨过，还給他們的狗咬过，心头的火直冒。他又想起工厂初迁到这里时的情景。滕三曾在家里办过个小学堂，房子又多又大。厂里那时正需要这样的房子当厂房当車間。就向他租屋，他一口依允，拆了墙洞搬进机器，什么話也不說。今晚竟翻起臉来，大概这老狐狸以为新四軍登不住了，便露出了真面孔。楊新民伸手去摸盒子枪，碰着冷冷的枪身，他想起李紀丰的話，又把心头怒火按住，不硬不軟地說：“三爹，三奶奶，我們过去好說好話，今晚还請你們帮个忙。当时我們借你們的房屋，搬进机器也曾拆过墙，后来还不是我們給你修好的？我們是說到做到的。”

滕三的老婆发瘋似地乱嚷起来：“就是他答应你們，我老太婆也不答应，不行，一百个不行！”

門外的几只狗也湊熱鬧似的狂吠起来。

隊員們火起来了，嚷道：“队长，快下命令吧！”

楊新民看看天上的月亮已西斜了，再不能跟这两个不講理的地主慢慢地講理了，就把臉一沉，強硬地說：

“滕三！你听着，新四軍不会走的，你們別往歪路上想。”

滕三退了一步，縮着头頸，假笑不語。滕三的老婆双手拍着膝蓋，嚷起来：“新四軍长新四軍短，我們管不了，墙是

我的，我管得了！”

一个队员气得冲口而出：“希罕什么，还不都是剝削来的！”

楊新民想，不拿点顏色出来，这老虎婆还会耍无賴，便啪的抽出枪，对站在身旁的两个队员說：“你到前門，你到后門，不許有人出入！”轉过头向滕三夫妇：“滕三，你翻臉不認人，我这盒子枪也認不得人了。讓我們拆墙运机沒得話說，如果一定要为难我們，可不能怪我們粗魯了。”

队员們冲向墙脚，滕三的老婆拦住他們急喊：“你們要拆，我跟你們拚了！”

楊新民把枪口一抬，冷冷地說：“拆！”

滕三臉唰地白了，把老婆一拉，退到一旁去，搭訕着說：“楊同志要拆，就拆吧。楊同志，她是妇道，你別計較，我們一向是好商量的。”

楊新民見滕三軟下来了，肚里忍不住要笑，咳了一声，对队员們說：“快点拆，好搬机上船！”

墙头很快拆了个洞，铁机木机一台台抬出墙洞，到了河埠头，落了船。楊新民留几个队员，看守着河边，带了其余的队员回到东沟庄上，到各家各戶去抬木机。

楊新民到了一家貧农家里，一个女房主說：“你們剛才跟滕三吵嘴？这老狐狸真不是人，他当国民党一亲又好打罵我們穷人了，你們怎么不給他两枪柄！”又說：“你們来得正好，明早敌人一下来，我們跑反，就难照看你們的机子啦！”

楊新民向她道了謝，叫队员把机运走，心中热热的，心

想旁人跟党心靠心，都爱护革命工厂的机器，敌人就是来十倍，也休想破坏革命工厂。革命的根是牢牢地生在千千万万穷人的心里。

分散在东沟各家各户的木机铁机都搬到河埠，装下船，杨新民看看天色，见月亮已挂在西边角上，天快亮了。天一亮，敌人出窝，就麻烦了。他立即派了两个队员去通知放哨在村东村西的吕华春和张斌马上撤回。不一刻他们都赶回来了。

杨新民最后跳上了船，向前面喊：“开船！”

船群中有好几只船摇起桨来，向沅阳河划去；有几只船却不动。

“为什么不开船！”杨新民问。

几只不开船的船老板说：“队长同志，我们肚子饿得前胸贴住后背，不吃饭开不动船！”

杨新民和和气气地说：“肚饿了摇不动船，这是实情，照理应该请大家吃顿夜饭再走。只是敌人离这边只有两三里路，我们不能在此久停，过了沅阳河，一定请大家吃。”

好几个船老板一齐鼓噪起来：“不吃饭不开船！”声音很响，半里外都能听见。

杨新民注意看看，原来就是那几个富农，还有两个做生意的，他想：我出发时就怕这几个人会出乱子，现在果然未捣蛋了。想一想，对他们说：

“就是停船不开，这里也弄不到饭吃啊！”

接着又是一阵鼓噪：“不开船！不开船！”

站在杨新民旁边的吕华春，用手腕推推杨新民，轻

齊說：

“隊長，過河要緊！”

楊新民又一次把盒子槍從腰里掏出，高聲喊道：

“隊員們分散開來，一人護住一只船，行動！”

糾察隊員們一個個跳到各條船上。楊新民跑到一個富農的船旁，用槍指了指喊道：“馬上開船！”那富農滿臉堆笑說：“隊長，快上船！我們過河吃早飯去！”楊新民一跳上船，那富農忙把船槳搖起來，船很快離開河埠；其他兩個富農和兩個做生意的船也跟著搖起槳來。

喔喔的鷄鳴聲中，二十只滿載鐵機木機的小船，箭似的穿過沔陽河。將近河岸，楊新民看見李紀豐和許多工人同志在河邊迎接他們。他不等船靠岸，就跳上去，興奮地說：

“李經理，全部機器都運來了！隊員們也都回來了！”

李紀豐雙手握住他的肩頭不放，說：“一夜辛苦，累壞了！身上還發燒嗎？”

楊新民呵呵大笑：“李經理，滕三這老東西很‘客氣’，我臨走匆促沒有帶禮物去，就把傷風留在他家當做一分薄禮了！”

河岸上頓時升騰起一片笑聲鬧聲。

倔强的姑娘

一

錢桂兰，家住在自式县，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海安县。

一九四四年，在她家附近，迁来了一家华华織造厂。厂里有些工人常到她家来玩。有个工人叫許秀山，和錢桂兰熟識了，就对她和她姐姐錢桂英說：“桂兰，桂英，你們怎么不到我們厂里去玩玩，搖紗織布挺好玩的。”

錢桂兰嘟着嘴說：“大姐，在家里悶死了，我們去玩玩。”錢桂英說：“媽不会肯的。”錢桂兰頂她說：“媽不肯，我們不告訴她！”

第二天，錢桂兰一早起来，梳了梳盘龙髻，催着姐姐，偷偷溜到华华織造厂。許秀山見她們来了，就热情地說：“你們来了！我陪你們看去！”

許秀山陪她們到搖紗間。錢桂兰看見一些新奇的搖紗木机，不覺看得很出神，大大的眼睛流露出驚喜的神色。許秀山知道她的心思，就拿話試探她：“桂兰，你欢喜这工作嗎？”

“我又不会。”

許秀山就坐下来，一手理紗，一手握住搖紗机柄，沙沙

沙地搖起紗來，微笑着對兩個姐妹說：“就這樣搖，一點也不難的。”

他搖了一陣，眼看着她們說：“你們倆來試試好嗎？”

錢桂英只笑不語。錢桂蘭想也沒想，直率地說：“你要教我呵！”許秀山一站起，她就大模大樣地坐下。許秀山就指點她：左手該這麼弄，右手該這麼使。

錢桂蘭手提得高高的，慢慢地搖起來了，搖紗機發出低低的沙沙聲。她向錢桂英說：“姐姐，你站着看什麼，來，快來搖！”許秀山也插嘴說：“桂英，你也來試試看！”錢桂英這才慢吞吞坐下來，紅着臉，搖起另一只搖紗機來了。

錢桂蘭搖了一陣子，說：“手都搖痛了，這東西倒不好服侍。”

許秀山看錢桂蘭手提得老高老高，搖紗象拉弓，只想笑，硬忍住了，說：“桂蘭，你手放低點。”

錢桂蘭把手放低了些搖搖，又把手提得老高老高搖搖，大大的眼睛朝着許秀山瞪了一瞪，生氣地說：“許秀山，你怎麼不早說啊！”

這一句話把錢桂英引笑了，錢桂蘭又把槍頭朝她姐姐：“呵呵，你倒笑起人來了，你還不是跟我一樣，手象鉄棒，錘子也打不彎。”

三人都大笑起來，錢桂蘭笑得前仰後合，眼淚都笑出來。

許秀山見她們姐妹倆這麼歡喜搖紗，就說：“現在我們廠里正需要搖紗工人，你們願意來嗎？”

錢桂蘭說：“我們明天就來！”

“我們廠是革命工廠，廠里目前經濟上有些困難，你們來搖紗，工錢很少很少，還不夠吃飯哩。”

錢桂蘭說：“我們回家吃飯好了！”

在回家的路上，錢桂英責備錢桂蘭說：“二妹，這事你告訴也沒有告訴爸爸媽媽，就這麼自作主張跟人家約定了。”

“這又有什麼大不了，回去告訴他們就是了。”

姐妹倆一到家，媽媽就罵她們：“你們哪裏游蕩去了？”

錢桂蘭說：“我和姐姐到華華廠去看搖紗的。”

“以後不許去，姑娘家東跑西溜，象什麼樣子！”

“媽，廠里招搖紗工，我和姐姐打算去，明天就去！”

“什麼？去搖紗？不許去！”

“媽，你讓我們去吧！”錢桂蘭拉住媽媽的衣角搖來搖去，不肯放手。

“我這件舊藍布褂，經不起你這個野丫頭拉，快放手！——就是我答應了，你爸爸也不會答應的！”

“媽媽答應了，爸爸自會答應。”接着錢桂蘭生氣地向她姐姐說：“你是啞巴嗎？為什麼不說話！”

第二天一早，錢桂蘭梳了梳盤龍髻，喝了两碗粥，催着姐姐到廠里去。

姐妹倆到華華廠搖紗，左鄰右舍前村后莊的姑娘們都知道了，要錢桂蘭帶她們去。錢桂蘭一口答應了。桂英說：“你做得動主？”桂蘭說：“人家不是說需要人搖紗嗎？”這麼一來，朱國芳、謝蘭英、唐秀芳、顧桂花這四個十五六歲的姑娘也先後進了華華廠。

錢桂蘭的爸爸錢寶如，知道兩個女兒去做工，不許她們

去，但也阻止不住。过了些日子，見她們倆天天早上吃了飯出去，中午回家吃飯，傍晚又趕回家吃飯，便問她老伴：“桂英娘，她們一天賺多少工錢？有沒有交給你？”

“這還沒有聽說啊！”

“你真胡塗，不能問問她們嗎？”

當天晚上吃飯時，錢桂蘭的母親就問起工錢的事來。錢桂蘭給姐姐丟個眼色，說：“媽，人家是革命工廠，干革命嘛，又不是當官，不談鈔票的。我們廠朱淵廠長也不拿薪水，穿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的！”

“飯總吃廠里的。”她媽媽說。

“媽，我們是新手，飯嘛……”錢桂蘭向桂英丟了個眼色，要她幫忙，桂英只低下頭吃飯，裝作沒看見。

錢寶如吃驚地插嘴問：“你們是吃自己的飯，給他們工廠做工？”

“爸爸，學會了就有飯吃有衣穿了。”

錢寶如生氣了，說：“你們真是吃了飯沒事干！明天誰也不許去，要是不聽話，看我不打你們！”

錢桂英只低下頭吃飯；桂蘭臉緋得緊緊的，脹得紅紅的。

“桂蘭最不聽話，十五歲了，還一點不懂事！”父親又說。

媽媽也幫爸爸說話了：“桂蘭，家里還有你兩個妹妹一個弟弟，要你和桂英幫我照顧，還有些事要你們幫着做，你們也要體諒爸爸媽媽。你爸爸叫你們別去，你們明天就不要去。”

錢桂蘭胡亂地吃了飯，丟下碗，跑進房去睡了。錢寶如朝着她的背影直搖頭。

第二天早晨，錢桂兰梳了头发，吃了早飯，还是催錢桂英到厂里去：“姐姐，我們上工去！”錢桂英显出迟疑的样子。錢桂兰說：“姐姐，你就是这样，我們又不是去做坏事，怕什么！”姐妹俩又去上工了。

隔了不久，华华厂搬到芦庄乔。芦庄乔，离开錢桂兰的家有六七里路，不能象先前那样三餐都回到家里吃。錢桂英說：“这怎么办呢？”錢桂兰說：“我們回家背米去！”

媽媽听說女儿要背米到厂里去做工，就說：“桂英，桂兰，我們家里七个人一鍋，有稀的喝稀的，有干的吃干的，你們把米背到厂里去，家里人就不够吃了。”

錢桂兰覺得媽的話也有理，想了一陣，大眼睛一眨，說：“我們在家里也要吃的，媽，我們就少背一点去。”

“你爸爸知道了会罵的。”

“媽，隨你給多少就多少。”

媽媽嘴上說得硬，心里还是疼女儿的，就給两个女儿裝了一袋米。

錢桂兰背上米袋，肩头沉甸甸的，連声說：

“好媽媽！好媽媽！”

媽媽揮着手說：“快去，快去，等一下你爸爸回来了，你們走不成，我又要挨他罵！”

姐妹俩欢天喜地別了媽媽，奔向芦庄乔去了。

二

錢桂兰和五个年齡相仿的姑娘住进工厂里去了。当时华华厂資金很少，設備也很差，工厂厂房就是国民党稅警駐

过的老百姓的住房。錢桂兰她們六人住一个大房間。

這房間用处才大呢，白天是車間，还当廚房用，夜晚是宿舍。房間东西兩扇門，不知哪里去了，夜里一刮風，風就从東門闖進，西門突出，嗚嗚直叫。

五個小姑娘抱抱緊，頭鑽進被窩，不敢動一動。她們听人說，国民党稅警曾在这房裡打死过老百姓，一到晚上，這些冤死的人便變成厲鬼出現。

錢桂兰听了，就跟姐妹們說：“說这里有鬼，我們不曾看見；就是真有，我們也要想办法治它！”

謝兰英吐了吐舌头，說：“你能治鬼？”

“怎么不能？我們不怕它，它就怕我們。”

唐秀芳胆子也大了些，接口說：“桂兰，你想个法子，我們一起来跟它干！”

那天傍晚，錢桂兰、錢桂英等拿了扫帚、鍋鏟，放在地鋪枕头边。夜里醒来，也不知几更天，只听见嗚嗚响，錢桂兰推推桂英，她坐起身披上衣服，拿起扫帚，站起来喊：“赶走它！赶走它！”錢桂英、唐秀芳、朱国芳也披衣起来，把鍋鏟敲得当当响，跟着錢桂兰一起呐喊。找来找去，房裡什么也沒有。

錢桂兰說：“追出去看看！”桂英說：“二妹，你……”唐秀芳說：“朱国芳，走！”

大家追到房外，也不見有什么，只听见嗚嗚的風声。

回到房裡，謝兰英見里面有一个黑影子，吓得躲到桂兰身后。錢桂兰也吓了一跳，仔細一看，原来是个頂和气的老师傅邵守田。邵守田問她們：“你們半夜三更起来胡鬧什

么？”

謝兰英低低地說：“都是桂兰！”

“又是你，这調皮孩子！”邵师傅說。

錢桂兰因平日邵师傅待她們很好，跟老媽媽一样，她不怕他，就跟他說：“邵师傅，我們在赶鬼！”

“赶鬼？鬼在哪里？”

謝兰英說：“它还嗚嗚叫呢！”

邵守田說：“傻丫头，那是风在叫。你們听！”

錢桂兰第一个忍不住大笑起来，別的姑娘也都笑了。

邵守田說：“鬼，沒有的。你們快睡吧，別再大喊大鬧了。”他看了看房門，关切地說：“这两扇門，厂里再困难，也要設法給你們装起来。”

錢桂兰說：“邵师傅，工厂困难我們知道，你們还不是跟我們一样睡破房子？沒有門，我們不怕，就是謝兰英怕鬼亲捉她。”这一說，把大家都逗笑了。

她們初学搖紗，覺得又新奇又好玩，腰痠手痠也不管。日子一长，手指上有了血絲，慢慢凝結起来。旧的血痕还未褪，新的血痕又添上許多，整个手指都布滿一条条的血絲，夜里睡覺时脹痛得合不上眼，白天再搖，一碰着紗，象刺骨似的痛，捏也捏不住。指甲也裂开了，紗嵌进去，痛得泪水直掉。

謝兰英眼泪汪汪，別的两个姑娘也皺眉蹙額。有一个輕声說：“还是回家去吧！”

錢桂兰听了，就頂那个姑娘：

“回家，回家，回家有什么好？”

“这里有什么好？”那个姑娘也不让步。

錢桂兰說：“我說这里就比家里好。在家里，我們是丫头，頂不自由。一次表哥来玩，我和他談了几句話。他剛走出前門，媽媽就罵我：‘姑娘家，跟男人嘻嘻哈哈，象什么样子！’”

其他四个姑娘都笑了，那个姑娘却不笑，怨声怨气地說：

“厂里好，厂里好，背了米来做工，手破指裂，还說厂里好！”

錢桂兰也生气了，提高了声音：“背了米来做工怎样？革命嘛，还拿算盘算算賺錢蝕本？朱厂长那天晚上跟我們談的話，你难道忘了？”

那个姑娘不作声了。她們都沉入甜蜜的回忆中。

……有一个夜晚，她們正想打开鋪盖睡覺，朱厂长走进来了。大家本来有說有笑，这时都不作声了，还是錢桂兰勇敢，叫了声“朱厂长！”

朱厂长說：“桂兰同志，你們見我这个厂长来了，話也不說，笑也不笑了，我看以后不要再叫我厂长，还是叫我朱同志好。”

謝兰英輕輕說：“这怎么行？”

朱厂长說：“兰英同志，你說說为什么不行？”謝兰英羞得躲到錢桂英身后去。朱厂长接着說：“厂长是来革命的，工人也是来革命的；老头来革命，丫头也来革命。”

錢桂兰說：“厂长，我們丫头来搖搖紗……”朱厂长搖手打断她的話說：“丫头，丫头可不簡單啊！革命有困难，你們

从家中背来了米，給工厂搖紗。搖了紗，老工人織成布。有了布，前方战士才有衣穿。战士穿暖吃饱，打起蔣匪来就更有勁！你們想想，丫头搖紗，对革命大有用处呢！”

六个姑娘都望着厂长笑了。

朱厂长严肃又风趣地說下去：“不过，你們可不能驕傲。不要明天一碰到芝麻大的困难，或者給什么人批評了一句两句，就撒起嬌来，‘我是背米来搖紗的，我是背米来搖紗的’，好象自己比什么人都貢獻多，吃亏大，这样就不是个好丫头啦！”

姑娘們有的側着头听，有的用掌心托着下巴听，有的牙齿輕咬着嘴唇听，都听得很出神。听完了，錢桂兰咯咯地笑开了，别的几个姑娘也都忍不住，一起笑了，把丫头和厂长中間的一层隔閡笑得一点影子也沒有了。朱厂长边笑边說：“丫头們，記住，明天起就叫我朱同志，不要叫别的！”……

几个姑娘回忆着，仿佛耳边还响着朱厂长的話——“一碰見芝麻大的困难，就撒起嬌来，我是背米来搖紗的，我是背米来搖紗的！”——有的臉上发起燒来。

錢桂兰沒有紅臉，她象个大人一样說：“我們来搖紗，老师傅織布織毛巾，前方战士就有新軍衣穿，新毛巾用，打起敌人来更有勁。我們手指破了一点儿，算得什么！”

姑娘們安心搖紗了。錢桂兰手搖着紗，眼睛却瞅着坐在毛巾木机上的許秀山，留神他怎么織毛巾的。她随隨便便問：“許师傅，四个脚踏子怎样踏的？”許秀山說：“你問这做什么？”錢桂兰随隨便便回答：“沒什么，問問就問問。”

許秀山把踏的方法告訴了她。

錢桂兰牢牢地記住了。等許秀山下班去吃飯，她就和五个姐妹說：“我們來學織毛巾，好嗎？學會了，等廠里添置了織巾機，我們就好織毛巾。那時家里如果不給我們米，我們也不愁沒飯吃了。”

謝兰英說：“他們會罵的！”

“罵就罵吧，怕什麼！”

謝兰英說：“我們不學！”

“胆小鬼！”

謝兰英不服氣，回罵了她一句：“胡鬧鬼！”

唐秀芳却支持錢桂兰，說：“桂兰，她們不學，我跟你一起去學。”

錢桂英叫了聲：“二妹！”錢桂兰知道桂英的意思，故意問：“叫我做什麼？”看姐姐向她白白眼，知道姐姐怕事，只當沒看見，坐上毛巾機，照着許秀山說的踏法踏起來了。說也奇怪，腳踏子不听话，她象在黑夜里走山路，高一腳低一腳，踏得她眼前冒火星。

踏了一會，唐秀芳說：“許師傅來了！”錢桂兰慌忙奔回搖紗机旁，坐下搖紗，裝出十分入神的样子，一面不時偷看許秀山。

許秀山一見四寸長的一段毛巾疏疏密密，知道一定是小鬼們搗的蛋，他一邊拆一邊罵：“是誰在胡鬧？給我添多少麻煩！這一次我不罰他，下次再來，我可要不客氣了！”其實他是吓吓她們的。”

謝兰英手蒙住嘴笑；錢桂英又朝她二妹白了白眼；錢桂

兰脖子紅了，不作声。

隔了两天，錢桂兰又約唐秀芳、朱国芳偷偷地学織毛巾了。許秀山吃飯回来，看見木机上又是四寸来长的一段坏毛巾，他可真的发起火来了，問：“哪个搞的？”大家都不作声。“一点規矩都沒有了。我要报告朱厂长，給你們一頓批評！”許秀山說完，眼光落在錢桂兰身上。錢桂英好象自己犯了过失，心直跳；錢桂兰却昂起头說：“許师傅，是我織的。”

“是你織的？你知道这样一来我要拆多少辰光？下次再胡鬧，我可真的不客气了！”他覺得錢桂兰挺好，就是太調皮。心想你安心搖紗不是很好嗎，为何又要偷織毛巾，造成返工？等厂里需要織巾女工时，我自然会来教你。

下班后，錢桂英、謝兰英对錢桂兰說：“叫你別胡鬧你偏不听，現在挨罵！”錢桂兰撅着嘴不答話。

又过了两天，錢桂兰又約唐秀芳、朱国芳学織毛巾了。許秀山吃飯回来，看見了知道又是錢桂兰織的，他隨便地罵了句：“真是個調皮鬼！”

錢桂兰看許秀山沒有拆她織好的毛巾，心中比第一天到厂搖紗还快乐，大着胆子問：

“还可以嗎，許师傅？”

“馬馬虎虎。”許秀山嘴上虽这么說，心里却打算好好教她。

“究竟行不行？”錢桂兰逼紧一步問。

“还可以。”許秀山說。

錢桂兰得到了許秀山这句評語，仿佛自己已成了个熟

練的老織巾工，她多么興奮啊！

後來許秀山果然耐心地教她，錢桂蘭很快學會了織毛巾的技術。

三

到了一九四六年，姑娘們搖紗搖得熟練了，錢桂蘭學織毛巾也象個樣子了，廠里開始供給她們的伙食和衣着，她們用不着回家背米了。

工廠里來了個女副廠長楊繼輝，對錢桂蘭她們更體貼。逢到吃飯的時候她們還沒有停手，就跑來喊：“吃飯啦，大家去吃飯！”太陽下山了，看見幾個姑娘還在沙沙地搖着搖紗機，就說：“天晚了，一天干了十個小時，該歇歇了！”見她們還不肯歇手，便說：“我是廠長，命令你們歇手！”

錢桂蘭對朱國芳說：“楊廠長比媽媽還要好！”朱國芳說：“可不是，我有這麼個親姐姐就好了！”

姑娘們生活過得正愉快，國民黨軍隊卻從大河南邊圍過來，企圖佔據海安縣一帶。這時錢桂英、唐秀芳請假在家，錢桂蘭向楊廠長請了假，回去叫姐姐她們回廠。楊廠長說：“桂蘭，情況變化是料不到的，你回去要留神。”錢桂蘭說：“我去去就來，廠長，你放心。”

錢桂蘭跑到家，她媽媽歡喜死了，說：“桂蘭，你回來很好，我正想找你去！”

“你找我？媽，你找我什麼事？”

“傻丫頭，反動派要過河來了。他們來，專抓公家人，我找你，就是要你回家！”

“回家？”

她媽媽摇摇头說：“怎么，你連家都不要了？家不要，命总是要的。”

她貼近了媽媽說：“媽，你想錯了，我要跟厂走，参加革命，把反动派打垮了，才有好日子过。厂里有厂长，有老师傅，有枪枝，大家团结在一起，反动派和还乡团休想碰我們一根汗毛！”

“这是什么話，你丫头还想拿枪跟还乡团打仗？”

“媽，我回家来，才危險呢！河南边那个姓陈的地主，他知道我們姐妹在革命工厂做工，这次他来，肯放得过我們？”

“这……”她媽呆住了。

“媽，我这次回家是叫姐姐回厂……”

她媽立即打断了她的話：“桂兰，你越大越不象話了，自己不想回家，还来叫你姐姐回厂，听媽的話，在家做老百姓，保險你平安无事。”

錢桂兰轉身对錢桂英說：“姐姐，你走不走？”

她媽高声說：“哪个也不許走！”

“姐姐，你究竟走不走？”錢桂兰再問。

她媽嗓音更高了：“不許走，統統不許走！”

母女俩正爭吵着，屋外有人喊：“反动派来了！反动派来了！”接着，就听见枪声响起来了。

錢桂兰想起楊厂长的吩咐，就高声問：

“走不走？姐姐！”

錢桂英看看媽媽，沒有表示意見。

“枪都打响了，你还走，不要命嗎？”她媽媽說。

“姐姐不走，我走！”

錢桂兰夺門而出，飞跑起来。她原来打算到唐秀芳家去轉一轉，但是時間来不及了。跑着跑着，听见她媽在后面边赶边喊：“桂兰！桂兰！回家来，媽有話跟你說！”

子彈从她头上呼呼地飞过去，炮彈在四周轟轟响，同庄的人叫喚着錢桂兰：“姑娘，快別跑，到我們这里躲一躲。”錢桂兰只怕跑不快，哪里肯停步，她只是往前直窜过去。后来枪声漸漸稀了，远了，她还是拚命跑，心想厂里还有許多同志許多物資，不早点跑回去告訴厂长，敌人到了怎么办！

她一口气跑到厂里，找到楊厂长，急急地說：

“厂长，反动派过河来了！”

“別怕，我們已准备好船只，决定立即北撤！”楊厂长說完了，看見錢桂兰一人回来，便問：“你姐姐呢？”錢桂兰說：“媽媽不許来！”楊厂长問：“工厂北撤，你跟我們去嗎？”

錢桂兰跑回厂时，沒想到厂要北撤，听楊厂长这样說，也不知哪天才能回来，又不知能不能回来，她呆住了。

楊厂长斬釘截鉄地說：“桂兰，我們厂隨部队北撤，不是打不过敌人，不是革命失敗了，我們北撤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将来可以更狠的打击敌人。你放心，我們能北撤，我們也能南旋，我們會給你媽媽送回个坚强勇敢的好女儿。”

錢桂兰深信楊厂长从来不说假話，一团疑云消散了，开朗地笑了，說：

“厂长，我跟你們走！”

錢桂兰、朱国芳等上了船，隨楊厂长、邵守田北撤。第三天天蒙蒙亮，将到东台县，听人說东台已被敌人占領，大家

都很担心，楊厂长也有些不安。朱厂长留在厂里照顾物资，北撤的任务就落在她和共产党员邵守田身上。假如东台真有敌人，如何突过去呢？

邵守田派人去探听，回来說东台并无敌人，不过东台情势确实十分危急，大家才稍稍放了点心。“趁敌人未到东台，我們窜过去！”楊厂长跟邵守田商議后，就向全厂工人下了命令。楊厂长跳上岸，拉起緯来。錢桂兰招呼了朱国芳等人跟随楊厂长上了岸。

嗡嗡一陣响，竄来四架敌机，見河中有好几只船在行动，就卡卡地扫起机枪来。楊厂长急喊：

“大家埋伏好！别怕，别乱跑，它打不着我們的！”

錢桂兰、朱国芳等就跟着楊厂长伏在河边的田岸旁。楊厂长問錢桂兰她們：

“怕嗎？”

机枪还在卡卡地扫射。錢桂兰还是第一次遇到战火，看敌机好象直向她头上压下，机枪好象直向她头上射来，心中着实害怕，但她說不出口。她輕輕地說：

“不怕。”

“如果我們遇上敌人，敌人抓住你，你怕不怕？”

“不怕！”

这次回答响亮多了，她想，如果真有这样不幸的一天，怕又有什么用！

“敌人要你說出厂里有些什么人，什么人领导，你怎么办？”

“我不說。”

“敌人打你吊你，一定强迫你说，你怎么办？”

“杨厂长，我怎能害你和同志们！”

“你不说，敌人会打死你的。”

“死只死我一个人，怎能害厂里的同志！”

杨厂长爽朗地咯咯笑了，笑声飘荡在河上，振奋了周围工人的心。她见敌机已飞走，第一个站起来，招呼大家：“鸭屁股逃了，我们走吧！”

邵守田带了工人田桂俊、施宝华拉着辮走近女同志，要女同志上船去歇歇。杨厂长见钱桂兰、朱国芳确实累了，就带她们上船。上了船，坐下，杨厂长望见几个姑娘后脑上还盘着个发髻，忍不住咯咯笑了。

钱桂兰见杨厂长只是朝她后脑笑，起先不解，后来明白过来，就去找了把剪刀，请朱国芳给自己剪了。朱国芳也请钱桂兰剪掉了。

杨厂长说：“这么漂亮的盘龙髻剪掉了，回去不给妈妈骂？”

钱桂兰和朱国芳齐声说：“不回家了，革命工厂就是我们最好的家，杨厂长是我们最好的妈妈！”

“死丫头！”

杨厂长红了脸。她还是个姑娘，年龄比钱桂兰她们大不了几岁。大家立刻意会到了，都捧着肚子笑了，把饥饿、疲劳和危险都忘记了。

船继续前进，到了一个小地方叫曹庙，停靠下来，借锅烧饭，就是找不到水下锅。田桂俊、施宝华抬着一个水桶去找水，跑了十多里路，才看见一个水塘。他们象在沙漠里发

現了一个綠洲,急急地跑上去,不問青紅皂白,打了滿滿的一桶水,就高高兴兴地抬回来。

飯煮熟了,鍋盖一开,滿室一股騷味,直往大家鼻孔中钻。問問老百姓,才知那水塘是野牛的浴池。大家肚子餓得难忍,也只好捏着鼻子把飯吞下肚去。年輕的姑娘一边皺着眉毛一边还打哈哈呢。

還沒吃完一碗飯,跑反的老百姓說:“敌人来了!”楊厂长、邵守田又带着这支部队向北撤。一直撤到台北的东碼頭,才停下来,选了民房做厂房,安装起机器,又生产了許許多多軍用棉布。

四

在东碼頭安机生产了沒有几个月,到了一九四六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又从李堡、白駒、东台、海安县四路向台北进窺。一天傍晚,楊厂长和邵守田接到上級軍区司令部命令轉移的指示,就开了大会,宣布立刻埋藏物資,准备轉移。

会一結束,工人們拆机的拆机,埋机的埋机,运棉紗布巾的运棉紗布巾。錢桂兰、朱国芳、謝兰英等和男工把布匹抬到五里路外的武康去打埋伏。

錢桂兰和男工崔广珍搭档。两个年青人一心想早一刻把布匹早点埋藏好,就你抱一匹我抱一匹,一匹一匹地往上叠,捆好,差不多有齐胸高,两人把布架一抬,重甸甸的,沒走几百步,手就有点发痠。

敌机已先步兵到来了,在头上嗚嗚直叫。錢桂兰說:“老崔,快!”两人拔步飞跑。

小跑过好几亩田岸，一条长芦苇茅草的河沟在前面拦住了去路。崔广珍回头望望钱桂兰，意思是问怎么办。钱桂兰见河沟里的水虽然只有两尺来深，但上面已结起一层冰。想起杨厂长在会上说过今晚无论如何要把物资埋好，她想，管它什么河沟冰冻芦苇茅草，就对崔广珍说：“过去！”

两人跳下河沟，踩破冰层，高一脚低一脚，直往前奔。

他们只顾跑，也记不清究竟已走过几条河沟，才到了武康这绝少人烟的草荡里。他们把布交给看守的人，连忙回头跑，——还有布匹在厂里待运呢。

回到厂里，裤脚管上的水早已冻成冰，硬梆梆的，象洋铁皮贴在腿上，直冷进心里。脚麻得象木头，仿佛再也不能开步了。

捆好了布，抬上手，开起步，小跑两步，脚又灵活了，身上也暖和了，汗水点点渗出来，内衣潮湿了。

又到了河沟边。崔广珍只管往河里踩去。钱桂兰眼也不看只跟他跑，一脚踩下去，象给针刺了一下，又麻又痛，她还是一步紧一步跟着。上了对岸，崔广珍回过头来一望，见岸边钱桂兰的脚印里有红红的血点，忙停住步问：“你的脚出血了！”

“我不觉得。”

“一定给芦苇根刺破了，怎么办吗？”

钱桂兰给崔广珍一提醒，脚底感到一阵剧痛，提起腿时还好些，着地就象有人持刀刮她的筋骨一样的疼。

布匹要她运啊，她是在这河沟边田岸上跟敌人争夺时间啊，她大眼睛一瞪，下了决心，说：“不要紧，走！”说着，又

朝前走去。

錢桂兰拐着脚，又抬了两趟，把布匹搬光。她摸着脚，坐下来想歇歇，厂里集合出发了，就一下跳起来，“随楊厂长和厂长的爱人台北县曹政委等人一齐出发。

天亮了，他們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这村庄靠在海边上，只有几家漁民。

簡直象到了家里，錢桂兰、朱国芳就去拾草，燒水給大家洗脚。他們有两夜沒合眼了，錢桂兰眼睛紅紅的，說：“国芳，我們不吃飯了，困死了，睡它一天一夜！”

“对，我們快洗洗脚，找地鋪睡去！”

两人正这么說着，忽見曹政委的一个通訊員跑来对曹政委說：

“敌人有一支部队来了！”

“怎么办呢？”每个人心中都这么想。这座漁民草房暴露敌人面前，不能进，只能退，退路只有一条——海里去；海水滾滾，又怎能去？去找船吧，这里的漁民都在海岸边撒小网捕鱼，没有什么船。

曹政委估計敌人不可能突然在这里钻出来，靜默了分把鐘，錢桂兰却好象觉得已过了点把鐘，她和工人們都緊張地注視着政委。曹政委明白大家的心理，昂起头，沉着有力地說：

“同志們，情况越緊張，我們越要冷靜。立刻撤出民房，准备好战斗。我們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工人，决不給反动派便宜。”他又对通訊員說：“你再去偵察，有情况，不許輕易放枪，暴露自己。”

說着，就从腰里拔出木壳枪，楊厂长也拔出手枪，两人走出了漁民家。錢桂兰、朱国芳等也跟了出来，大家分散开来，埋伏在屋前屋后。

朱国芳問錢桂兰：“桂兰，要是敌人真的来，政委和厂长有枪，可以跟他們拚，我們双手空空，怎么办？”

錢桂兰沒有立即回答。一边是敌人，一边是大海，錢桂兰知道現在是处在最危急的境况里，不由得想起在东台河边遭遇敌机时楊厂长問她的話，她一下子有了主張，硬朗朗地說：

“我們往海里跑！”

“海水会淹死我們的。”

“我們宁可让海水淹死，不讓敌人活捉住！”

“对！”

他們埋伏了一会儿，通訊員喜冲冲地跑回来，大声喊：“沒有情况，沒有情况。是我們江海公司的同志来了，他們一共五十多人，带有三十多枝枪。”

不一刻，江海公司的同志到了。两支兄弟部队合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了。在几家漁民家里鬧哄哄的。錢桂兰抱住朱国芳說：“国芳，現在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睡它一个大觉了！”

五

度过一九四七年，錢桂兰又长了一岁。在这一年中，她經歷了几次的战斗考驗，也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成熟得多了。

后来她从搖紗間調到毛巾間，生产勁头更大，手拉得更快，脚踏得更快，織的毛巾一天比一天多。男工中織得最多的是馬成行，一月織九十打。錢桂兰下了决心：我又不比他少个指头，短个脚趾，我为什么不能跟他竞赛！赶呀赶，她一月織了九十三打。

一九四八年四月里，台北的报纸上登上了錢桂兰的名字，报导了她的先进事迹。錢桂兰见到了，心中又感激又兴奋，心想自己只不过多織了几打毛巾，报纸上就表扬我了；自己为人民为革命做的事太少了，今后一定要加紧干，才对得起共产党啊！

錢桂兰正干得起勁的时候，一天傍晚，她的父亲錢宝如从家乡赶到台北东碼頭来找她。同来的还有朱国芳的母亲。

錢宝如一見到錢桂兰，就数說女儿当时不应自作主張，跑到台北来。那天，他听见敌人枪响，赶回家，才知桂兰来了又跑了，就指手划脚罵桂兰的母亲：“你养的好女儿！还不給我赶快追回！”桂兰的母亲奔到工厂，桂兰已上船走了，只好双手空空回去。回到家，还乡团到了，家里猪給宰了，衣裳給搶了，桂英也給綁走了。桂英坐了黑牢，受了吊打。錢宝如說到这里，叹了口气說：“我卖了兩亩祖田才把你大姐贖回来！”

錢桂兰說：“爸爸，我那天如果听媽的話，不跟工厂走，还不是跟姐姐一样？”

錢宝如不作声，臉上升起一朵朵愁云，五十岁的人更显得蒼老了。

錢桂兰聰明的眼睛在他父親的臉上發現了什麼不幸似的，很自然地聯想到大姐桂英，焦急地問：“爸爸，姐姐還在家里？”錢寶如掉下了酸淚，說：“桂英因獄中受到酷刑，得了病，出獄後就沒有起床！”

錢桂兰傷心地哭了，她想，姐姐當時如果果斷些，跟她一起回廠北撤，今天還不是健健康康的！

錢寶如揩去了老淚，說：“桂兰，別哭了，你媽想念你，爸爸這次特地來叫你回家去。”

“回家？叫我不干革命？”錢桂兰聽到他父親叫她回家的話，覺得這話來得太突然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她吃驚，她不懂，時間過去了幾年，爸爸怎麼一點兒也沒有變啊！

“什麼革命不革命，女孩子大了總要嫁人的。”

錢桂兰氣得鼓起嘴，說：“爸爸，這不用你操心！”

錢寶如見錢桂兰這麼倔強，看到女兒大了，又在革命工廠里，不能罵她了，只好用和緩婉轉的語氣，掏出自己的真心話，他說：“桂兰，我好容易打聽到你在這裡，跟你媽商議，在家鄉給你找了門親，人家等着你回去結婚呢！”

“回家去結婚？”

錢桂兰仔細把面前的老父親看看，她料不到父親還會干出這樣愚笨的事，忍不住咯咯笑了。

“這又有什麼好笑的，男大當娶女大當嫁，那個小伙子又識字又有家產，雖住在敵占區里，人倒挺老實的！”

錢桂兰聽她父親這麼說，可真惱火極了，說：

“爸爸，你嘴巴好吃，難道可以喝喝酒就把女兒賣了？”

錢寶如听了，坐不住了，提高了嗓音說：“你這是什麼

話？我老酒早不喝了。桂蘭，我都是為你好，你听话，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人家的聘禮都受了。”

“哪個受人家的聘禮哪個嫁過去！”

錢寶如覺得自己好幾百里路跑來，女兒這樣不理解做父親的心，心里猛地覺得一陣冷，他雙手抖抖地說：“你、你要造反了！說、說出這樣放肆的話來！”

錢桂蘭斬釘截鐵地說：“爸爸，你別糊塗，女兒現在是革命工廠的人，永遠跟共產黨走，你想女兒回家嫁人弄孩子做奴才，除非太陽西山起、海水干見底！”

“好！好！我認得你！”

錢寶如霍地站起來，要摸黑連夜回家去。

楊廠長早知道錢桂蘭、朱國芳家里來了人，找女兒回去成親。參加和脫離革命完全根據個人自願，她知道錢桂蘭會選擇正確的路，就不出來理會。此刻見他們父女倆吵開了，女兒做得對，但也不能託他父親在氣頭上跑了，她就出來說話了，當了錢寶如的面，批評了錢桂蘭脾氣的急躁，熱情地挽留錢寶如在廠里多留幾天。

錢寶如和朱國芳的母親在第三天早上才離廠回去，楊廠長叫錢桂蘭、朱國芳送送他們。

送了幾里路，錢桂蘭倆才回頭。走了好一截路，遠遠地見兩個老人還站在那裡朝後面張望。錢桂蘭說：“爸爸媽媽雖然疼愛我們，但是不了解我們；只有楊廠長，才真正了解我們，疼愛我們！”

朱国芳眼看着路上的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回厂以后不久，楊厂长把錢桂兰叫去，对她說：

“桂兰，你是个好姑娘，党决定接受你的入党申請，批准你为共产党员！”

錢桂兰听了，流下了泪。平时，誰也沒有看見她輕易掉过眼泪。这一次，她实在太激动太高兴了。

